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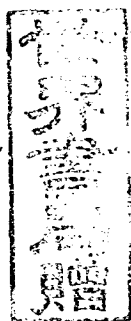
俄國名劇叢刊

櫻桃園

柴霍夫原著

芳信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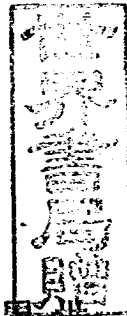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特 別 啓 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俄國名劇叢刊·第十冊·



世界書局刊

桑霍夫原著

芳信譯

櫻桃園

四幕劇

獻給雷克林先生



夫 霍 樂



西蒙諾夫劇場演出

櫻桃園

櫻桃園

人物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 女地主。

安孀 她的女兒，十七歲。

瓦孀 她的養女，二十二歲。

葛也夫·略尼德·安得烈維乞 她的哥哥。

洛帕興·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 商人。

特洛非摩夫·比德·謝爾該邑維乞 大學生。

謝勉奧諾夫·辟希乞克 地主。

莎洛太·伊萬諾芙娜 家庭女教師。

葉辟霍多夫·謝浪·潘貼列邑維乞 管事的。

杜孀莎 女傭人。

費爾司 老僕，八十七歲。

耶莎 年青的僕人。

流浪人。

火車站站長。

郵政局職員。

客人們和僕人們。

事件發生於柳波芙·安得烈芙娜的領地。

第一幕

(一間至今還叫着育嬰室的房間。有一道門通到安嫻的寢室。天剛破曉，太陽快要出來。已是五月，櫻桃樹滿開着花，可是園裏很冷，有一層薄霜。房裏的窗子都關着。拿着一枝蠟燭的杜嫻莎和拿着一本書的洛帕興一同登場。)

洛帕興 謝謝老天爺，火車總算到啦。什麼時候啦？

杜嫻莎 快兩點了。(吹滅蠟燭)天已經亮了。

洛帕興 到底火車耽誤了多久？至少有兩個鐘頭。(打呵欠，伸一個懶腰。)我這個人真有意思，鬧這麼一個大笑話！爲了上火車站去接他們，我才特爲到這兒來的，可是不知道怎麼一來，我就睡着了……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討厭……你應當叫醒我才是。

杜嫻莎 我以爲你已經走了。(傾聽)呃，也許是他們來啦。

洛帕興 (傾聽)不……他們先得取行李，還得忙這樣忙那樣……(稍停)柳波芙·安得列芙娜

在外國就了五年，不知道她現在變成怎麼個樣兒了……她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麻麻糊糊



的，爽直的人。我記得我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兒的時候，我那去世了的爸爸——他一向在這邊村上開一家小舖子——一拳打在我的臉上，把我的鼻血也給打出來了……那天咱們倆是爲了什麼事兒上這兒院子裏來的，他喝醉了酒。柳波芙·安得烈芙娜，我記得就跟昨兒的事情似的，那時候她還年青着哪，人生得怪瘦的，她把我帶到洗臉架跟前，就在這間房裏，這間育嬰室裏。她說：「別哭啦，小鄉下人，到你娶媳婦兒的時候，你的傷口就準沒事兒」……（稍停）小鄉下人……我爸爸的確是一個鄉下人，可是這回兒，我卻穿着白坎肩兒，黃皮鞋……蛤蜊裏邊出珍珠，現在，我發了財，賺了很多的錢，可是，你要是仔細想一想的話，我不過是一個鄉下人罷了……（翻着書頁）我剛才唸這本書來着，我可是什麼也不懂……唸唸就打起瞌睡來了。（稍停）

杜孀莎 那些狗整晚都沒有睡覺，它們知道主人要回來啦。

洛帕興 杜孀莎，幹嗎你這麼……

杜孀莎 我的兩隻手發抖，我要昏過去了。

洛帕興 杜孀莎，你太過嬌養慣了。你穿得跟一位小姐似的，頭髮也梳得怪好的。這是不成的。你得記住你的身份。

(葉辟霍多夫拿着一束花登場；他穿着一件短衣服，一雙擦得雪亮的長統靴，發出嘎吱嘎吱的聲

音；當他進來的時候，他那束花掉在地上。)

葉辟霍多夫 (拾起花束) 這是園丁送來的；他說把它放到飯廳裏。把花交給杜孀莎。)

洛帕興 給我帶一杯汽水來。

杜孀莎 知道了。(退場)

葉辟霍多夫 這回兒下着霜，冷到三度，櫻桃樹倒全開花了。咱們的氣候是沒法兒恭維的。

(嘆息) 沒法兒。咱們的氣候就沒有適當的時候。噯，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我要順便告訴您，前天我買了一雙長統靴，實在說，它們嘎吱嘎吱響得真不成話。應該搽什麼油才好？

洛帕興 走吧。討厭。

葉辟霍多夫 每天我都要碰到些倒霉的事兒。我可是叫冤；我過慣了，甚至我還好笑。

(杜孀莎登場，把汽水遞給洛帕興。)

葉辟霍多夫 我還是走的好。(碰着一張椅子，把它撞倒。) 喏……(顯然勝利似地) 喏，你瞧！請原諒我的失言，老碰到這種事情……簡直是了不起！(退場)

杜孀莎 我告訴你，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葉辟霍多夫對我求過婚了。

洛帕與 哦！

杜孀莎 我真不知道怎麼辦……他是一個溫存的人，不過他常常說些人家聽不懂的話。怪好的，怪動人的，只是教人不明白。我也有幾分喜歡他。他卻發瘋似地中意我。他是一個倒霉鬼，每天都得鬧點兒什麼事情。大家都捉弄他，叫他做二十二個倒霉。

洛帕與（傾聽着）噯，我想他們來了……

杜孀莎 來了！我怎麼啦……渾身都發冷。

洛帕與 真的來了。咱們出去接他們吧。她會認得我嗎？五年不見面了。

杜孀莎（激動）我要昏倒啦……哦，昏倒啦……

（聽見兩部馬車抵家的聲音。洛帕與和杜孀莎匆忙地退場。舞台空着。隣室裏開始起了一片鬧聲。費爾司拄着他的手杖，急忙地跨過舞台，他到車站上接過了柳波芙·安得列芙娜。他穿着一身舊式的制服，戴着一頂高帽子；他喃喃地對自己說着話，可是一個字也聽不清楚。後台的聲音逐漸高起來。有人這麼說：「喂，打這邊走吧……」柳波芙·安得列芙娜，安翊，和用鍊子牽着一頭小狗的沙洛太，都穿着旅行的服裝；瓦爾穿着大衣，戴着頭巾；葛也夫，辟希乞克，洛帕與，拿着包裹和傘的

杜翹莎，以及拿着各種零星行李的僕人們——大家全通過舞台。）

安孀 打這邊走吧。媽媽，您記得這個房間嗎？

安得烈芙娜（快樂地，含淚地）育嬰室！

瓦孀 多冷呀，我的手都凍僵了。（對柳波芙·安得烈芙娜）媽媽，您的房間，那間白色的和紫色的，還是跟以前一個樣兒。

安得烈芙娜 育嬰室，我那可愛的，美麗的育嬰室……我小時候是住在這兒的……（哭）就是現在，我還像一個小孩子似的……（親親她的哥哥，親親瓦孀，然後再親親她的哥哥）瓦孀還是跟以前一個樣兒，就像一個尼姑似的。還有杜孀莎，我一看就認得……（親親杜孀莎）

葛也夫 火車就誤了兩個鐘頭。什麼話？這算得了守時刻嗎？

莎洛太（對辟希乞克）我的狗連胡桃也會吃。

辟希乞克（訝異地）真的嗎！

（除了安孀和杜孀莎，他們全退場。）

杜孀莎 真把我們等壞了……（給安孀脫掉大衣和帽子）

安孀 我在路上有四晚沒有睡過覺……現在我冷極了。

杜孀莎 你是在四旬齋動身的，那時候下雪，結冰，可是現在呢？我的寶貝兒！（笑着，親她）我中意的，好小姑娘啊，你真把我等壞了……我現在要立刻告訴您，我一分鐘也不能再等了……

安孀 （無精打彩地）又是什麼……

杜孀莎 管家的葉辟霍多夫在復活節以後，對我求過婚哪。

安孀 你老是說這一句話……（整理頭髮）我的別針全掉了……（非常疲勞，幾乎站不住。）

杜孀莎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他愛我，非常愛我！

安孀 （眷戀地深望着她自己的房門）我的臥房，我的窗子，好像我不會離開過它們似的。我回家啦！明兒一早起來，我就要跑到花園裏去……哦，我只想好好兒睡一覺！我在一路上就沒有睡過，我又耽心又着急。

杜孀莎 前天比德·謝爾該邑維乞來了。

安孀 比德！

杜孀莎 他在澡堂子裏睡覺，他就住在那兒。他說他怕打攪我們。（看錶）我應該叫醒他的，可是瓦爾瓦娜不讓我叫。她說，「你別叫醒他。」

(瓦孀登場，腰帶上掛着一串鑰匙。)

瓦孀 杜孀莎，快燒咖啡去……媽媽要喝咖啡。

杜孀莎 這就去。(退場)

瓦孀 噯，謝謝老天爺，你們都回來了！你又回家了。(撫愛地)我的寶貝兒回來了！我的美人回來了！

安孀 我吃了許多的苦。

瓦孀 這是想得到的。

安孀 我是在復活節前一個禮拜動身的，那時候天氣很冷。莎洛太在路上一直說話，還變戲法。幹嗎你要叫莎洛太陪着我走？

瓦孀 我的小乖乖，你是不能單身出門的呀。年紀才十七歲！

安孀 我們到巴黎的時候，那邊也是怪冷的，下着雪。我的法國話說得糟透了，媽媽住在五樓，我進去看她的時候，那兒有法國人，有女人，還有一個拿着一本書的老牧師，滿屋子儘是煙味兒，怪難受的。我忽然覺得媽媽可憐，怪可憐兒的，我就抱住她的腦袋，抱得緊緊的，怎麼也不肯放手。後來媽媽一味痛我，哭着……

瓦孀（含淚地）別說了吧，別說了吧……

瓦孀 她把靠近芒東的別莊已經賣了，她什麼東西也沒有剩下來，什麼也沒有。我也連一個子兒沒有剩，好不容易才回來了。可是媽媽不知道！我們在火車上吃飯，她一味點那些最貴的菜，每一個堂倌開銷一塊錢小賬。莎洛太也這麼樣。耶莎自個兒也叫一份兒，簡直糟透了。媽媽用了一個聽差，叫着耶莎，咱們把他帶到這兒來了……

瓦孀 這個壞蛋我見過了。

安孀 喂，事情怎麼樣啦？利錢付了沒有？

瓦孀 那兒有錢付！

安孀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

瓦孀 到了八月，地產就要拍賣了……

安孀 我的天呀……

洛帕興（在門口張望，學小牛叫）哞，哞……（退場）

瓦孀（含淚地）噯，應當叫他吃一吃這個……（揮動拳頭）

安孀（抱住瓦孀，輕輕地）瓦孀，他對你求過婚嗎？（瓦孀搖搖頭）可是他愛你……幹嗎你們倆

不明白表示，還等着什麼呢？

瓦孀 我想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的事情忙着，沒有工夫顧到我……他就不把我放在心上。反正由他去，我看見他就受不了……大家都說到我們的親事，大家都恭喜我們，可是實在就沒有這麼一回事兒。完全像一個夢……（用不同的語氣）你的胸針就跟一隻小蜜蜂似的。

安孀 （憂愁地）這是媽媽買給我的。（向她自己的房裏走去，用快樂的，孩子似的聲音說）我在巴黎還坐過輕氣球呢！

瓦孀 我的寶貝兒回來了！我的小美人回來了！

（杜孀莎已經帶着咖啡壺回來了，正在煮咖啡。）

瓦孀 （站在門口）我的寶貝兒，我整天東奔西走地忙着家務，而且我還得空想想。要是能夠把你嫁給一個財主的話，那我就可以安心了；我可以去修行了，然後到基輔，到莫斯科，走遍所有的尼庵……走了又走。多享清福！……

安孀 鳥兒在花園裏叫着呢。現在幾點鐘了？

瓦孀 一定兩點多了。寶貝兒，你得睡覺了。（走進安孀的臥房）多享清福！

(耶莎拿着圍巾和旅行的鞵靴登場)

耶莎 (跨過舞台，慇懃地) 我可以打這邊走嗎？

杜孀莎 哦，耶莎，我完全不認得你了。你在外國簡直變了。

耶莎 唔……您是誰？

杜孀莎 你出門兒的時候，我只有這麼點兒高……(從地板上表示她的高度) 我是杜孀莎，費多拉·柯梭耶多瓦的女兒。你不記得嗎？

耶莎 唔……你這小黃瓜！(週圍一望，擁抱她；她急叫起來，而且把碟子掉下。耶莎趕緊退場)

瓦孀 (在門邊，用不滿的口氣) 又怎麼啦？

杜孀莎 (含淚地) 碟子給砸碎了……

瓦孀 這是一個好兆頭。

安孀 (從自己的房裏出來) 我們得要告訴媽媽說：比德在這兒……

瓦孀 我叮囑他們不要叫醒他。

安孀 (沉思地) 六年以前爸爸死了，一個月以後，小弟弟格里沙又在河裏淹死了，一個這麼可愛的七歲的孩子。媽媽受不住這個打擊；她便走了，頭也不回地走了……(發抖) 我是

多麼了解媽媽媽啊，要她知道才好！（稍停）比德·特洛菲摩夫是格里沙的教師，他也許會使媽媽想起……

（費爾司登場；他穿着短上衣和白坎肩兒。）

費爾司。（走近咖啡壺，焦急地）太太要到這兒來喝……（戴上白手套）咖啡預備好了沒有？（對杜爾

莎麗厲地）啍！奶油呢？

杜爾莎 哎喲，我的天呀！（匆忙地退場）

費爾司。（在咖啡壺傍邊忙著）嘿，這個廢物……（喃喃地自言自語）他們打巴黎回來了……老爺以

前也到過巴黎……坐馬車去的……（笑）

瓦孀 費爾司，你在說什麼呀？

費爾司 對不起！（快樂地）太太回來了！到底給等着了！現在就是叫我死也情願……（快活得

流淚）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葛也夫，和謝勉奧諾夫·辟希乞克登場；謝勉奧諾夫·辟希乞克穿着輕便質

料的，無袖的上衣，和寬大的袴子。葛也夫一進門的時候，就把他的兩手和身體做出打彈子的姿勢）

安得烈芙娜 怎麼打的呢？讓我想一想看……把黃球打到角上去！兩次都打到中間！

葛也夫 把它打到角上的網裏！妹妹，從前我們倆一塊在這個房裏睡覺，可是現在我已經五十一歲了，是不是奇怪得很……

洛帕興 對啦，時間過得快極了。

葛也夫 什麼？

洛帕興 我說時間過得快極了。

葛也夫 這兒有一股麝香草的味兒。

安孀 我去睡覺了。媽媽，明兒見。（親親她的母親）

安得烈芙娜 我的小寶貝兒。（親親她的手）你回到家裏快活不快活？我怎麼也安靜不了。

安孀 舅舅，明兒見。

葛也夫 （親親她的臉孔和手）望上帝保佑你。你是多麼像你的母親啊！（對他的妹妹）柳巴，你在她這個年紀，就跟她一個樣兒。

（安孀伸手給洛帕興和辟希乞克，退場，並且隨手把門關上。）

安得烈芙娜 她累極了。

辟希乞克 路程一定是很長的。

瓦孀 (對洛帕與和薛希乞克) 先生們，怎麼樣？兩點多了，請便吧。

安得烈芙娜 (笑) 瓦孀，你還是那個樣兒。(把她拖過去親吻她) 等我喝完咖啡，然後我們大家

就分手吧。(費爾司把一個墊子放到她的脚下) 謝謝你，我的朋友。我喝咖啡喝成了習慣。我

白天跟晚上都喝。謝謝你，我的老朋友。(親親費爾司)

瓦孀 我去瞧瞧是不是行李都給搬來了……(退場)。

安得烈芙娜 坐在這兒的真的是我嗎？(笑) 我快活得想跳，想揮動我的雙手。(用手掩住她的

臉孔) 我忽然好像做夢似的！天知道，我愛我的故鄉，愛得不得了；我不敢打火車窗

口往外瞧，只是不斷地哭着。(含淚地) 可是，我得喝一喝咖啡。謝謝你，費爾司；謝謝

你，我的老朋友！你還活着的時候，我真是高興。

費爾司 前天。

葛也夫 他聽不見了。

洛帕與 我在四點鐘以後，非動身到哈里可夫去不可。多麻煩！我本來想多瞧一瞧你，跟你

多聊一回兒……你還是和從前那麼樣漂亮。

薛希乞克 (重重地透氣) 甚至於更美麗……衣服是巴黎式的……我的馬車上的四個輪子，不

知道掉到那兒去了……

洛帕興 你的哥哥，里尼德·安得烈維乞，說我是一個粗人，是一個放高利貸的，可是我一點兒也沒關係。由他說去。我只想您跟以前那麼樣信任我，您那雙美麗動人的眼睛跟以前那麼樣瞧瞧我。慈悲的主啊！我父親是您祖父跟您父親的農奴，可是您，只有您，從前幫過我許許多多的忙兒，叫我把一切的仇恨都給忘了，而且我愛您，好像您是我的親姊姊似的……甚至勝過我的親姊姊。

安得烈芙娜 我不能靜坐了，壓根兒不能……（跳起來，在異常的興奮中踱步）我快活得活不下去了。笑我得啦，我是一個蠢女人……我親愛的樹啊……（親吻書櫥）我的桌子啊……

葛也夫 唉，你不在這兒的時候兒，乳媽死了。

安得烈芙娜 （坐下喝咖啡）是的，願她早登天堂吧。他們寫信告訴過我。

葛也夫 阿娜斯太西也死了。斜眼的比特魯式卡離開了我們，現在正在鎮上警察局裏幹上一份差使。（從口袋裏取出一小盒冰糖，而且吮着一塊。）

辟希乞克 我的女兒達洵卡……問候您……

洛帕興 我有點兒很有趣的，很愉快的話告訴您。（看錶）我馬上要走了，沒有工夫多說……

那麼，這麼吧，我簡簡單單把它說完就是了。您早就知道，您的櫻桃園要給賣去還債，拍賣的日子定了八月二十二號；可是，好太太，您別着急，安心睡覺得了，辦法總是有……這是我的計劃。請您聽着！您的地產離開城裏不過三十幾里路，傍邊有鐵路通過，要是您把櫻桃園和河邊的土地劃成許多別墅的地基，租給人家，那您一年至少有兩萬五的收入。

葛也夫 對不起，儘是廢話！

安得烈芙娜 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您的話我壓根兒不明白。

洛帕興 每年兩畝半地，您至少可以向別墅的房客收二十五塊錢，您要是馬上登廣告的話，隨便您賂什麼都成，包您到秋天裏一塊空地也剩不了；全給人家租了去。總而言之，恭喜您，您得救了。地勢好得不得了，那條河又深。只是，當然，您得收拾一下，弄弄乾淨就成了……比方說，嚶，把所有的老屋拆掉，這所房子，現在一點兒用處也沒有。老櫻桃園裏的樹木也得砍掉……

安得烈芙娜 把樹木砍掉？我的好朋友，對不起，你什麼也不懂。要是這個縣城裏還有什麼有趣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是出名的東西，那只有咱們的櫻桃園了。

洛帕與 這個花園出名，不過因為它大罷了。兩年只結一次櫻桃，又沒有地方放，也沒有人家買。

葛也夫 就是百科辭典裏也提到這個花園呢。

洛帕與 (看錶) 要是我們不打好一個主意，確定一個辦法的話，到了八月二十二號，櫻桃園跟整個的地產就得拍賣了。決定吧！我敢打賭說，沒有別的方法。沒有，決沒有。

費爾司 從前，四五十年以前，他們常常把櫻桃曬乾，用糖浸，用鹽醃，做成菓子醬，有時候……

葛也夫 別說吧，費爾司。

費爾司 有時候，他們把曬乾的櫻桃，用車子運到莫斯科跟哈里可夫去。賺許許多多的錢！那時候的櫻桃乾又軟，又有水，又甜，又香……那時候他們有的是祕方……

安得烈芙娜 可是現在誰有這個祕方？

費爾司 忘了。沒有人記得了。

辟希乞克 (對柳波芙·安得烈芙娜) 巴黎的情形怎麼樣？生活怎麼樣？您吃過田雞沒有？

安得烈芙娜 我吃過鱸魚。

辟希乞克 真的嗎……

洛帕興 以前鄉下只有紳士跟種田的，現在可出現了別墅的房客。所有的鎮上，就說是最小的吧，現在也給別墅包圍了。愜愜意意說，在二十年裏邊，別墅的房客會大量地增加起來。現在他們不過在陽台上喝喝茶罷了，可是總有一天，他們會在那兩畝半地上忙着耕種，那麼您的櫻桃園就會變成快樂的，豐富的，茂盛的……

葛也夫 (憤怒地) 什麼話！

(瓦爾和耶莎登場。)

瓦婿 媽媽，這兒有兩封電報是給您的。(她拿出一個鑰匙，碎碎響地把那舊櫥打開。) 喏。

安得烈芙娜 這是巴黎打來的。(沒有看，就把它們扯碎了) 我跟巴黎已經完了……

葛也夫 柳巴，你知道這個櫥有多少年了？上一個禮拜，我打開那底下的抽屜一看，我看見那上面有用火燒出來的年，月，日。這個櫥正是一百年前做成的。你覺得怎麼樣？嘎？我們得慶祝它的百年紀念。雖然這是一種沒有生命的東西，到底它是一只精妙的古老的櫥。

辟希乞克 (吃驚地) 一百年！……真的嗎！

葛也夫 對啦……這件東西……（把手放在樹上）可愛可敬的櫥啊！我對着你的存在，那向着良善和正義的光輝的理想邁進了一百多年的你那存在祝福；把人們召喚去從事有益的勞働的你那沈默的呼聲，在這一百年中，一點兒也沒有衰弱；而且在我們家裏一代一代地（含淚地）支持勇氣和對於更好的未來的信仰，而且在我們中間培養着良善的理想和社會的意識。（稍停）

洛帕興 是的……

安得烈芙娜 略尼，您老是這個樣兒。

葛也夫（稍窘）我把球打到右邊角上去——打進中間的洞。

洛帕興（看錶）噯，我要走啦。

耶莎（把丸藥交給柳波芙·安得烈芙娜）現在您得吃藥了……

辟希乞克 太太，您不用吃藥……這樣的東西既沒有壞處，也沒有好處……拿來給我吧，我的好太太。（把丸藥倒在他自己的手掌上，吹一吹，往口裏一放，和着汽水喝下去）您瞧！

安得烈芙娜（吃驚地）哦，你瘋啦！

辟希乞克 我把丸藥全吃了。

洛帕興 餓鬼！(大家都笑)

費爾司 在復活節，他們上咱們家裏來，吃掉了半桶黃瓜……(喃喃地說)

安得烈芙娜 他在說什麼呀？

瓦孀 他這麼唬唬咕咕的，已經三年了。我們都聽慣了。

耶莎 歲數大啦。

(莎洛太·伊萬諾芙娜，在瘦削的身體上穿着一件緊身的白衣服，腰上掛着單眼睛，走過舞台。)

洛帕興 對不起，莎洛太·伊萬諾芙娜，我還沒有問候您哪。(想親吻她的手)

莎洛太 (縮開手) 要是我讓您親了我的手，那您接着要親我的手肘，再要親我的肩膀哪！

洛帕興 今兒我運氣不好。(大家都笑) 莎洛太，變一套戲法吧！

安得烈芙娜 莎洛太，變一套吧！

莎洛太 不變。我要去睡覺了。(退場)

洛帕興 過三個禮拜我再來看您。(親吻柳波芙·安得烈芙娜的手) 那麼，再見吧。我該走啦。

(對葛也夫) 再見。(和辟希乞克交換親吻)再會。(伸手給瓦孀，然後給費爾司和耶莎)我真不想

走。(對柳波芙·安得烈芙娜)關於別墅的事情，要是您打定了主意，而且決定了的話，請

您通知我一聲，我會借五萬塊錢給您。您仔細考慮考慮吧。

瓦孀（憤怒地）好了好了，走吧！

洛帕興 我走了，我走了。（退場）

葛也夫 下流。不，對不起……瓦孀是要嫁給他的，他是瓦孀的未婚夫。

瓦孀 舅舅，您別說廢話吧。

安得烈芙娜 這有什麼呢，瓦孀，我覺得挺高興的。他是一個好人。

辟希乞克 老實說，他是一個，一個最有價值的人，……就是我的達洵卡也說……她說許多話……（打鼾，但是馬上又醒了）可是，好太太，請您借給我……二百四十塊錢……明兒我得去付典當的利息了。

瓦孀（吃驚地）沒有，沒有！

安得烈芙娜 我真沒有錢。

辟希乞克 您有辦法的。（笑）我決不失望。嚶，我老以為什麼都完了，什麼都毀了，可是到那時候呀——鐵路要打我的地上經過……他們付錢給我。現在，瞧着吧，不是今兒，就是明兒，準會有什麼機會來的……達洵卡也許會中二十萬的獎……她有一張彩票。

安得烈芙娜：咖啡喝完了，我們睡覺去吧。

（一面用毛刷替葛也夫刷着，一面訓誡地說）您又穿錯褲子啦。我把您有什麼辦法！

瓦爾（輕輕地）：安孀睡着了。（悄悄地開窗）太陽已經出來了，不再冷了。媽媽，你瞧，多美

妙的樹啊！哦，這樣新鮮的空氣！八哥兒在叫着呢！

葛也夫（開另外一個窗）：花園全是白色的了。柳巴，你沒有忘記吧？這條悠長的林蔭路，就跟一條帶子似地，一直，一直展開去，它在月夜裏閃閃地發光。你記得嗎？你沒有忘記吧？

安得烈芙娜（由窗口望着花園）：哦，我的童年，我的純潔的童年！我就睡在這間育嬰室裏，我從這兒眺望花園，每天早晨，我跟幸福一塊醒來，那時候花園就跟現在一個樣兒，一點兒也沒有變。（快樂得笑起來）白的，全白的！哦，我的花園！經過陰鬱的秋天跟寒冷的冬天，你又年青起來，充滿着幸福，天上的安琪兒不會拋棄你……我要是能夠從我的胸口上，從我的肩膀上，把這塊重大的石頭拿掉的話，我要是能夠把我自己的過去忘掉的話！

葛也夫：對啦，要把花園賣掉還債，這真是怪事……

安得烈芙娜 瞧，我們死了的媽媽在花園裏散步呢……穿着白色的衣服！（快樂得笑起來）是她。

葛也夫 在那兒？

瓦孀 媽媽，老天爺保佑您。

安得烈芙娜 誰也沒有，我覺得好像有人罷了。右首，到涼亭去的那拐彎兒的地方，一條白楊樹斜着，就跟一個女人似的……

（特洛非摩夫登場，他穿着一身破爛的大學生的制服，戴着眼鏡。）

安得烈芙娜 多美妙的花園啊！一叢一叢的白花，蔚藍的天空……

特洛非摩夫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她望着他）我只是來問候您的，我馬上就要走。（熱烈地親吻她的手）他們叫我等到早上來，我可等不了……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疑惑地望住他。）

瓦孀（含淚地）這位是比德·特洛非摩夫。

特洛非摩夫 比德·特洛非摩夫，從前您的格里沙的老師……難道我真變得這麼厲害了嗎？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擁抱他而且嚶嚶地哭泣。）

葛也夫（窘困地）好啦，好啦，柳巴。

瓦孀（哭着）比德，我告訴你等到明天來的。

安得烈芙娜 我的格里沙……我的小寶貝……格里沙……好孩子……

瓦孀 媽媽，有什麼辦法呢。這是上帝的意旨。

特洛菲摩夫（低聲，含淚地）好啦，好啦……

安得烈芙娜（嚶嚶地哭泣）我的小寶貝死了，淹死了……這為什麼呢？我的朋友，這為什麼

呢？（更輕地）安孀在那邊睡着了，我還這麼大聲說話……鬧極了……比德，您怎麼啦？

幹嗎您變得這麼難看呀？幹嗎您會變得這麼老呀？

特洛菲摩夫 在火車上，有一個鄉下女人叫我做「禿頭老爺」。

安得烈芙娜 那時候您還是一個小孩兒，一個可愛的大學生，可是現在，您的頭髮稀了，還

戴上了眼鏡。您還是一個大學生嗎？（向門走去）

特洛菲摩夫 也許我要做一個永久的大學生。

安得烈芙娜（親吻她的哥哥，然後瓦孀）好，睡覺去吧……略尼，您也老啦。

辟希乞克（跟着她）噯，要睡覺了……哎喲，我的脚痛風發了！我得就在您這兒……柳波

美·安得烈芙娜，我的好朋友，明兒早上……兩百四十塊錢……

葛也夫 他老是自說自話。

辟希乞克 兩百四十塊錢……付典當的利息。

安得烈芙娜 好朋友，我沒有錢呀。

辟希乞克 好太太，我會歸還的……這是一筆小數目……

安得烈芙娜 那麼，好吧，略尼會給你……略尼，你給他吧。

葛也夫 我給他，張開口袋等得啦。

安得烈芙娜 有什麼法子呢，給吧……他要錢用……他會還的。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特洛菲摩夫，辟希乞克和費爾司退場。剩下葛也夫瓦孀和耶莎。）

葛也夫 妹妹還是沒有把那亂花錢的脾氣改掉。（對耶莎）小夥子呀，走開吧，你有一股雞腥

味兒。

耶莎（冷笑地）略尼德·安得列維乞，您還是跟以前一個樣兒。

葛也夫 什麼？（對瓦孀）他說什麼？

瓦孀（對耶莎）你母親從鄉下來，打昨兒起就坐在傭人的房裏等着，她想見你……

耶莎 關我屁事！

瓦孀 嘿，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耶莎 有什麼大不了的。她明兒也可以來的呀。（退場）

瓦孀 媽媽還是跟從前一樣，一點兒也沒有改。要是照她的意思辦，她會把什麼東西都送給人家。

葛也夫 對啦……（稍停）如果對於一種病介紹了許許多多的治法，那就是說這種病是醫不好的。我絞盡腦汁地思索，我想到許許多多的方法，其實，這就等於一個方法也沒有。要是能夠從誰那兒承繼一筆遺產就好了，要是咱們能夠把安孀嫁給挺有錢的財主就好了，要是能夠上雅洛斯拉夫去，跟咱們的祖母，那位伯爵夫人碰碰運氣就好了。祖母是挺闊，挺闊的。

瓦孀 （哭泣）只要老天爺幫助我們就好了。

葛也夫 別哭吧。祖母是挺有錢的，可是她不喜歡我們。第一，妹妹嫁的是一個律師，不是一個貴族……

（安孀在門口出現）

葛也夫 她和一個不是貴族的男子結婚，而且她的品行也說不上怎麼端正。她可是一個善良的，親切的，優美的女人，我挺喜歡她，可是，儘管你想到許多情有可原的地方，但是，還得承認她的品行不端。你可以從她的每一個小動作看出來。

瓦孀 (低聲地) 安孀站在門口哪。

葛也夫 誰？(稍停) 奇怪，什麼東西弄到我的右眼裏去了……我看見了。上禮拜四，我上地方法院去的時候……

(安孀登場)

瓦孀 安孀，幹嗎你不睡？

安孀 睡不着。怎麼也睡不着。

葛也夫 我的小寶貝兒。(親吻安孀的臉孔和手) 我的小姑娘……(含淚地) 你不是我的外甥女兒，你是我的天使，是我的一切。相信我，相信……

安孀 舅舅，我相信您。誰都喜歡您，尊敬您……可是，好舅舅，您得少說話，只要少說話就成了。剛才您說我母親什麼話，說您妹妹什麼話來着？幹嗎您要說那樣的話？

葛也夫 對啦，對啦……(用她的手掩住自己的臉孔) 這真可怕！我的天呀！天呀，救救我吧！

一會兒以前，我在櫥跟前演說了一番……真傻極了！等到我一說完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傻極了。

瓦孀 真的，舅舅，您得少說話。只要少說話，那就成了。

安孀 只要少說話，您就會快活得多啦。

葛也夫 少說話就是了。（親吻安孀和瓦孀的手）少說話就是了。可是，現在我得說幾句要緊的話。上禮拜四我到地方法院去的時候，嗨，一班朋友碰在一塊，我們就開始聊天，聊這樣，聊那樣，忽然想到用期票借款，爲的是去付銀行的利息。

瓦孀 只要老天幫忙就成了。

葛也夫 下禮拜二，我再去說一說。（對瓦孀）別哭吧。（對安孀）你媽媽預備跟洛帕與談一談；他當然不會拒絕她……可是，等你休息好了的時候，你可以上雅洛斯拉夫去瞧瞧那位伯爵夫人，你的祖母。就這麼樣，我們從三方面進行——事情就好辦了。我相信我們可以把利息付清的……（把一塊冰糖放到嘴裏）我敢用我的名譽起誓，用不論什麼起誓，地產決不出賣！（興奮地）我用我的幸福起誓！囉，這是我的手，要是我讓地產拍賣的話，你可以叫我做下流，無恥的東西。我用我的性命起誓！

安孀（恢復了寧靜的心境，她覺得幸福）舅舅，您多好，多聰明啊！（擁抱舅舅）現在我放心了！我放心了！我幸福呀！

（費爾司登場）

費爾司（責備地）：路尼德·安得烈維乞，您怎麼這樣無法無天！多哈兒您才睡覺？

葛也夫：這就去，這就去。費爾司，你走吧。我自己會脫衣服。好吧，孩子們，明兒見……明兒再細談吧，可是現在，睡覺去得啦。（親吻孀和瓦孀）我是八十年代的人……大家不大得讚這個時代，可是，無論如何，我可以說，爲了我的信仰，我吃了一輩子的苦。種田的愛我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們應該懂得種田的！應該懂得怎樣……

安孀：舅舅，您又來啦！

瓦孀：舅舅，您得少說話纔是。

費爾司（氣憤地）：路尼德·安得烈維乞。

葛也夫：來了，來了……你們倆去睡吧。從兩邊打到中間去！一直打……（退場，費爾司蹣跚）

（謝幕 後面）

安孀：這回兒我放心了。我不想到雅洛斯拉夫去，我不喜歡祖母，可是，無論如何，我放心

了。真要感謝舅舅。(坐下)

瓦孀 該睡覺了。我走了。你不在家的時候兒，大家鬧得一塌糊塗。你知道，在那間破舊的傭人的屋子裏，住的全是咱們的老傭人：葉菲米尤式卡，鮑略，葉夫斯狄格涅伊，還有卡爾普。他們把許多流浪漢找到裏邊來過夜——我沒有出聲。可是，後來倒造起我的謠言來，說我關照了只給他們豌豆吃。你瞧，這是因為我小氣……這都是葉夫斯狄格涅伊在做鬼……我想，很好。要是這樣的話，我心裏這樣想，那麼瞧着吧！我叫葉夫斯狄格涅伊……(打呵欠)他來了……我說，「葉夫斯狄格涅伊，你怎麼啦？……你這個傻瓜……」(望安孀)乖安孀！……(稍停)睡着了……(挽住安孀的手臂)到牀上去睡吧……走吧！……(領她走)我的寶貝睡着了——走吧……(她們一道走)

(遠處，在花園的後邊，牧童在吹着蘆笛。特洛菲摩夫跨過舞台，看見瓦孀和安孀，站住。)

瓦孀 噓噓噓……她睡着了……睡着了……寶貝，走吧。

安孀 (輕輕地，半睡地)我累極了……老是馬鈴薯……舅舅……是好人……媽媽和舅舅都是好人……

瓦孀 走吧，寶貝，走吧……(她們走進安孀的房間)

特洛菲摩夫
(感動地) 我的太陽！我的春天！

—
幕
—

第二幕

(原野。一所古舊的，傾斜的，久已荒涼的禮拜堂；近傍有一口井；有幾塊大石頭，顯然是從前的碑石；還有一條舊凳。看得見通到葛也夫的住宅的道路。一邊，幽暗的白楊樹高高地聳起；櫻桃園就從那兒開始。遠處有一排電線桿，在更遠的地平線上，朦朧地現出只有在晴明的日子纔能看到的大城市的輪廓。將近日落的時候。莎洛太，耶莎，和杜爾莎坐在凳上；葉辟霍多夫站在傍邊彈着吉他；大家都在那兒沉思着。莎洛太戴着一頂無邊的舊帽子；她從肩上卸下一枝來福槍，而且修理着皮帶上的扣子。)

莎洛太 (沉思地) 我沒有真正的護照，我不知道我的歲數多大，我總覺得我還年輕着呢。在
我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我的爸爸跟媽媽老從這個市場到那個市場上去變戲法，節目也都是挺好的。我老翻筋斗，和許多別的玩意兒。後來爸爸跟媽媽死了，一位德國太太收留了我，纔教給我讀書。好。我長大了，後來做了家庭教師。可是，我是誰，我打那兒來的——我就不知道……誰是我的父母，也許他們沒有結過婚吧……我也不知道。(從口袋裏掏出一條黃瓜來吃着) 我什麼也不知道。(稍停) 我想跟人家談談，可是沒有人好談

……我壓根兒沒有親人。

葉辟霍多夫（一面彈着吉他一面唱着）「喧囂的塵世與我無聞，管它什麼親友和仇人……」彈

起曼陀玲來多有趣兒！

杜孀莎 這是吉他，可不是曼陀玲！（照着小鏡子撲粉）

葉辟霍多夫 在一個愛得發瘋的人看起來，這就是曼陀玲。（唱）「但願相互的愛情的火焰，把我的心絃燃燒……」

（耶莎一道合唱）

莎洛太 這些人唱得糟極了……嗨！就跟驢子叫似的。

杜孀莎（對耶莎）總而言之，住在外國真是幸福。

耶莎 是的，當然囉。我不能不同意你的話。（打呵欠，然後燃着一支雪茄）

葉辟霍多夫 這是顯然的。在外國，不論什麼，早就到了完美的地步。

耶莎 這是不用說的。

葉辟霍多夫 我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讀過許多有價值的書；可是我就不知道我真正所要走的方向，這就是說，我該活着呢，還是要自殺，可是，不論怎麼樣，我一直把手槍帶在

身邊。就是這把……（顯手槍）

莎洛太：弄好了。現在我要走了。（把來福槍掛在她的肩上）葉辟霍多夫，你是一個挺聰明，又挺可怕的人。女人們一定會發瘋似地愛上你。嘿！（走開）這些聰明人都那麼傻頭傻腦，就沒有一個人可以跟我談得來……我老是孤單單的，孤單單的，壓根兒沒有親人……我是誰，我幹嗎要出世，我就不知道……（從容不迫地退場）

葉辟霍多夫：老實說吧，別的問題且不談，關於我自己的事情，我得特別提出來說的是，運命對我太殘酷了，就好像暴風雨對待一條小船一樣。假定我說的話不對，那麼比方說吧，幹嗎今兒早上我醒過來的時候，那怪可怕的大蜘蛛會在我的胸口上呢……嘿，這麼大。（用兩隻手表示出來）再說，要是我想喝汽水拿起杯子的時候，我就會看見螞蟻之類的最惡心的東西在裏邊。（稍停）你讀過波克爾的著作嗎？（稍停）亞美朵特耶。費陀洛美娜，對不起，我有幾句話跟你說。

杜孀莎：說吧。

葉辟霍多夫：我想私自跟你說……（嘆氣）

杜孀莎（為難地）：好的……不過你先得給我把斗蓬拿來……在櫃子傍邊……這兒有點兒潮溼

……
葉辟霍多夫 好的……我給你拿去……現在我知道把我的手槍怎麼辦了……（拿起吉他，彈着

退場）

耶莎 二十二個倒霉！他是一個蠢東西，這樣的話只好我們倆說說的。（打呵欠）

杜孀莎 老天爺保佑他不要自殺。（稍停）我變得焦燥極了，老是擔着心。我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兒，他們就把我送到主人這兒來做活，現在，寒倉的日子我可過不了，瞧我這雙雪白的手，簡直白得就跟小姐們的一樣。我變得這麼斯文，這麼嬌弱，就跟一位大小姐似的，見了什麼也害怕……怕得了不得。耶莎，你要是欺騙了我的話，我不知道我的神經會變成怎麼樣的了。

耶莎（親吻她）小黃瓜！當然，每個姑娘都得看重她自個兒，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品行不好的女子。

杜孀莎 我真是萬分地愛你，你是受過教育的人，一切的問題你都談得來。（稍停）

耶莎（打呵欠）對啦……我的意是這麼樣的：要是一個姑娘愛上什麼人的話，這意思就是說那個姑娘不道德。（稍停）在新鮮的空氣裏抽抽雪茄煙，真是舒服……（傾聽）有人到這兒

來了……是太太們……

(杜媚莎衝動地抱住他)

耶莎 到家裏去吧，裝作你剛從河裏洗了澡回去似的，打這條小路走，要不然，他們會碰見你，那他們就會以為我是來跟你幽會的。這一層我最討厭。

杜媚莎 (輕輕地咳嗽) 聞了雪茄煙的味兒，我的腦袋有一點兒痛……(退場)

(只剩下耶莎，轟着禮拜堂坐齋。柳波芙·安得烈芙娜，葛也夫，和洛帕與登場。)

洛帕與 您得有一個最後的決定——時間是不會等人的。問題是非常簡單的。你們肯把土地租出去做別墅呢，還是不肯？回答我一個字：肯或是不？只要一個字！

安得烈芙娜 誰在這兒抽這種怪難受的雪茄煙……(坐下)

葛也夫 噯，鐵路造好了，真是方便極了。(坐下)到鎮上去吃過了飯……把黃球打到中間去！我還是先到屋裏去來它一盤吧……

安得烈芙娜 你功夫多着呢。

洛帕與 只要一個字！(懇切地)請您回答我！

葛也夫 (打呵欠) 什麼？

安得烈芙娜（望錢袋）昨兒我還有很多錢，今兒可快沒有了。可憐的瓦妮爲了想節省點兒，把牛乳湯給我們喝，廚房裏的老傭人們只有豌豆吃，可是我呢，還是亂七八糟地瞎花錢……（錢袋掉下去，金幣撒在地上）哎喲，全撒了……（煩惱地）

耶莎 我這就給您拾起來吧。（拾金幣）

安得烈芙娜 耶莎，謝謝你。幹嗎我要出去吃飯呢……你們的飯店真糟極了，音樂也不成，桌布有一股肥皂味兒……路尼，幹嗎你喝那麼多酒？幹嗎你吃那麼多東西？幹嗎你說那麼多話？今兒你在飯店又嘮嘮叨叨地說了一大篇，儘是廢話。什麼七十年代囉，什麼額廢主義囉。跟誰說呢？難道跟夥計談額廢主義嗎！

洛帕羅 對啦。

葛也夫（揮一揮手）我是改不了的，這是顯然的……對耶莎憤怒地說）幹嗎你老是在我面前鬼頭鬼腦的？

耶莎（笑）我聽見您的聲音，就禁不住要笑了。

葛也夫（對妹妹）不是他走，就是我走……

安得烈芙娜 走吧，耶莎，快走開……

那莎 (把錢交給柳波芙·安得烈芙娜) 我這就走。(好不容易纔把他的笑聲遏住)馬上就走。(退場)

洛帕興 那個大財主，帖里茄洛夫想買進你們的地產。據說他會親自來參加拍賣。

安得烈芙娜 你是從那兒聽來的？

洛帕興 鎮上都這麼說。

葛也夫 雅洛斯拉夫的祖母答應了給送錢來的，可是她送多少，多唔兒送來，那可不知道

……

洛帕興 她會送多少呢？十萬？二十萬？

安得烈芙娜 嚶……有個一萬，或是一萬五的，那就算是夠好的了。

洛帕興 對不起，我得說一說老實話，像你們兩位這樣淺見的，不懂得事務的，奇怪的人，

我一輩子也不會碰見過。我用道地的俄國話跟你們說：你們的地產是要變賣的，可是你

們好像不知道似的。

安得烈芙娜 我們怎麼辦呢？告訴我們，怎麼辦呢？

洛帕興 我每天都教給你們。我每天都說這麼一句同樣的話。櫻桃園和別的地產非租出去做

別墅不可，馬上就租出去，越快越好——拍賣就在眼前了！你們得放明白點兒！只要你

們決心建造別墅，你們要借多少就有多少，你們也就得救了。

安得烈芙娜 別墅，別墅的房客——真是俗氣透了，對不起。

葛也夫 我完全同意你的話。

洛帕興 我只好大哭，要不然就大叫，再不然就昏倒。我受不了！你們害苦了我！（對葛也

夫）你這個老太婆！

葛也夫 說什麼呀？

洛帕興 老太婆！（想走）

安得烈芙娜（驚惶地）不，您別走；好朋友，在這兒耽一回兒吧。我求求您。也許我們想得

出什麼法子。

洛帕興 有什麼法子好想想？

安得烈芙娜 您別走，我求求您。您在這兒，比較放心得多……（稍停）我老是覺得在等待着

什麼似的，好像這座房子會從我們腦袋上坍下來似的。

葛也夫（在深思中）兩次打到拐角……交叉球打到中間去……

安得烈芙娜 我們犯的罪過多着呢。

洛帕與 你們犯了什麼罪過？

葛也夫（把一塊冰糖放到口裏去）人家說我吃冰糖把一份家當全吃光了……

安得烈芙娜 哦，我的罪過……我老是像瘋子似地亂花錢，我跟一個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

背債的男人結了婚。我丈夫就是喝香檳酒活活地給喝死的——他喝得可怕極了——不幸

得很，我又愛上了另外一個男人，跟他一塊同居，就在這個時候——這是我最初受到的

懲罰，劈頭給我一個打擊——就在這邊河裏，我的孩子淹死了；我動身往外國跑，堅決

地動身往外國跑，打算永遠不回來了，永遠不見這條河了……我閉着眼睛，沒頭沒腦地

只顧跑，可是他殘忍地，兇暴地跟着我。我在芒東附近買了一所別墅，因為他在那兒生

病，整整三年，我日夜都不會休息過，病人磨折我，使得我的精神萎靡。去年，爲了還

債把別墅賣掉了，我和他一塊到了巴黎，可是在那邊，他又把我弄得精光，結果，扔下

我，跟另外一個女人一塊同居，我真的想服毒死……這麼傻，這麼拚台……忽然我想起

回到俄國，回到故鄉，回到我的女兒身邊來……（擦眼淚）天呀，天呀，發發慈悲吧，請

饒恕我的罪過吧！別再懲罰我了！（從口袋掏出一封電報）這是今天從巴黎打來的。他求我

原諒，求我回去……（撕碎電報）好像那兒在奏音樂似的。（傾聽）

葛也夫 這是我們這兒著名的猶太樂隊。你記得嗎，他們有四把提琴，一枝笛，和一架大提琴。

安得烈芙娜 那個樂隊還在嗎？什麼時候得請他們到咱們家裏，舉行一次夜會。

洛帕興（傾聽）聽不見什麼……（低聲地哼着）「爲了金錢，德國人會把俄國人變成法國人」。

（笑）昨天我在戲院裏看了一齣戲，簡直可笑極了。

安得烈芙娜 說不定一點兒也不可笑，其實，您不用去看戲，還是看看您自己得了。你們活得無味，儘講些不必要的廢話。

洛帕興 這倒是真的。老實說，咱們過的是糊塗的生活……（稍停）我的爸爸是一個種田的，一個傻瓜，他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教給我，他只知道喝醉了酒老用棍子揍我。實際上，我跟他一樣是一個木頭，一個傻瓜。我什麼也沒有學過，我的字墨難看極了，簡直不好意思叫它見人，就跟豬蹄子塗出來的一樣。

安得烈芙娜 朋友，你得結婚了。

洛帕興 對啦，這是實在的。

安得烈芙娜 就跟我們的瓦婿結婚吧。她是一個挺好的姑娘。

洛帕與 對啦。

安得烈芙娜 她是一個鄉下姑娘，整天做活，而最緊要的是，她愛您。您也早就中意她了。

洛帕與 怎麼樣呢？我不反對……她是一個挺好的姑娘。（稍停）

葛也夫 有人叫我到銀行裏去做事體。一年有六千塊錢……聽見沒有？

安得烈芙娜 你會辦事！你還是安份守己吧……

（費爾司登場：他拿着大衣。）

費爾司 （對葛也夫）老爺，請您穿上吧，要不然，您會招涼的。

葛也夫 （穿上大衣）老頭兒呀，你真噁嚙。

費爾司 真沒有辦法……早上出來，說也不說一聲。（打量着他）

安得烈芙娜 費爾司，你的年紀大啦！

費爾司 您說什麼？

洛帕與 她說你的年紀太大啦！

費爾司 我活得很久了。他們預備替我娶媳婦兒的時候，您爸爸還沒出世呢……（笑）等到鬧

「解放」的時候，我已經是頭等聽差了。那時候兒我並不贊成解放，所以我還是跟東家

在一塊兒……(稍停)我記得大家都挺高興的，可是他們爲什麼高興，就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洛帕興 從前的日子真不錯。至少，他們可以隨便打人。

費爾司 (沒有聽明白) 當然囉。種田的靠紳士，紳士靠種田的，可是現在他們全分開了，簡直叫人莫明其妙。

葛也夫 費爾司，少開口。我明兒要到鎮上去。有人答應介紹我去見一位將軍，他會開一張支票借給我。

洛帕興 什麼也辦不成。利息也未必付得出，你還是養養神吧。

安得烈芙娜 他在說夢話。就沒有這麼一位將軍。

(特洛非摩夫，安嫻和瓦爾登場。)

葛也夫 喂，他們也來啦。

安嫻 媽媽在這兒。

安得烈芙娜 (溫存地) 來，來，我的小寶貝兒……(擁抱安嫻和瓦爾) 你們知道，我是多麼愛你們倆的呀。跟我並排坐，對啦。(她們一同坐)

洛帕與 咱們這位永久的大學生老跟娘兒們混在一塊兒。

特洛菲摩夫 不關你的事。

洛帕與 他快五十歲了，還老是一個大學生。

特洛菲摩夫 別胡扯吧。

洛帕與 怪物，你幹嗎生起氣來？

特洛菲摩夫 不用老是跟我麻煩吧。

洛帕與 (笑) 我倒要請問您，您到底覺得我怎麼樣？

特洛菲摩夫 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我對您有這麼一個感想：您是一個有錢的人，很快您就要做一個百萬富翁了。嚟，從新陳代謝這方面說，好像非有一隻碰見什麼就吃的兇暴的野獸不可那麼，所以，您這樣的人也是非有不可的。(大家都笑了)

瓦孀 比德，你還是講一講行星的故事吧。

安得烈芙娜 不，還是繼續談昨天的話吧。

特洛菲摩夫 昨天談到什麼？

葛也夫 談到驕傲的人。

特洛菲摩夫 我們昨天談了很久，可是沒有得到什麼結論。照您的意思，那驕傲的人身上，有什麼神秘的東西。也許從您的觀點上說，您是對的，可是，如果您不多費心思，就這麼簡單地考察這個問題的話，況且人的生理構造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大多數人都是粗野的，愚蠢的，非常不幸的，那麼，驕傲的地方在那兒呢，有什麼可驕傲的呢？我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我們只要工作。

葛也夫 你也一樣要死的。

特洛菲摩夫 誰知道呢？死——又有什麼意思呢？也許人有一百種感覺，給死亡消滅了的，只有我們所知道的五種，而剩下的九十五種仍舊活着。

安得烈芙娜 比德，您多聰明呀！……

洛帕奧（諷刺地）了不起！

特洛菲摩夫 人類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力量，向前邁進。現在所不能達到的一切，總有一天會變成可能接近，可能理解的，只要我們工作，盡力幫助那些尋求真理的人。在我們俄國，目前只有極少數的人在工作。像我所知的大多數的智識份子，他們什麼也不追求，什麼也不做，他們現在還沒有能力工作。他們稱自己做智識份子，可是他們叫起儲

人們來，老是喂呀喂地。他們對待農民，就像對待畜生一樣。他們不用功，不肯讀深一點兒的書，壓根兒不做活，只一味空談科學，對於藝術就不懂。大家都裝出一付嚴肅的樣子，都板着臉孔，都一味談到重大的問題和哲理，可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大多數人，百分之九十九，完全像野蠻人似地過着活，一有什麼不對，馬上就相罵打架起來，吃的是噁心的東西，睡的是骯髒的，氣悶的地方，到處都是臭蟲，臭味，潮溼，精神的墮落……顯然地，我們的高談闊論不過是要遮掩自己和人家的眼睛罷了。請你指教指教我，我們常常談起的，而且談得挺起勁的托兒所在那兒，圖書館又在那兒？這樣的東西不過是給寫在小說上面罷了，實際上什麼也沒有。有的只是骯髒，庸俗，亞細亞式的生活罷了……我怕看見，而且不願看見那些刻板的臉孔，同時我還怕聽見那些刻板的談話。還是少開口的好！

洛帕興 您知道，我在早上五點鐘就起來了，從早忙到晚，嘍，我一直忙着跟自己，跟人家管錢，而且我看清了我周圍的人是怎麼樣的。您只消剛開始做一件事情，您就會知道，誠實，正直的人是怎樣的少。有時候我躺在牀上睡不着，我就這樣想：「上帝啊，您把巨大的森林，無邊的原野，遼遠的地平線賜給了我們，在這裏邊生活着的我們，真應該

成爲巨人纔是……」

安得烈芙娜 您想做巨人……他們不過在神話裏邊有趣兒罷了，事實上他們是挺可怕的。

（葉辟霍多夫在舞台深處通過，彈着吉他。）

安得烈芙娜 （沉思地）葉辟霍多夫來了……

安孀 （沉思地）葉辟霍多夫來了。

葛也夫 諸位，太陽下山了。

特洛菲摩夫 對啦。

葛也夫 （低聲，好像朗誦似地）哦，大自然喲，不可思議的大自然喲，你發出永久的光輝，美麗而寧靜的大自然喲，被我們叫作母親的你喲，在你自身裏面融合着生和死，你給予生命而又毀滅生命……

瓦孀 （懇求地）舅舅！

安孀 舅舅！您又！

特洛菲摩夫 您還是兩次把黃球打到中間去吧。

葛也夫 我不說了，不說了。

（大家都坐着沉思。沉默。只聽見費爾司輕輕喃喃着的聲音。忽然聽見一種遙遠的聲音，好像從天際落下來的一樣，一種絃子繃斷的聲音，逐漸悲哀地消逝了。）

安得烈芙娜 這是什麼呀？

洛帕興 我不知道。也許遠處的鑛山裏，昇降機的吊桶破了。可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葛也夫 也許是鳥兒……說不定是鷺鷥。

特洛菲摩夫 或者是貓頭鷹……

安得烈芙娜（戰慄）不知道怎麼，使得人不舒服。（稍停）

費爾司 在那次大災難以前，就是這個樣兒：貓頭鷹叫了，茶炊也不停地亂響了。

葛也夫 什麼大災難以前？

費爾司 就是那次鬧「解放」以前。（稍停）

安得烈芙娜 喂，諸位，我們走吧，天已經黑啦。（對安孀）你眼睛裏含着眼淚呢……寶貝

兒，你怎麼啦？（擁抱她）

安孀 不要緊，媽媽。沒有什麼。

特洛菲摩夫 有人來了。

（一個戴着破舊的白帽子的，穿着大衣的流浪人出現；他有點喝醉酒的样子。）

流浪人 請問，打這兒一直走，可以到車站嗎？

葛也夫 可以的。沿着這條路一直走得了。

流浪人 實在感謝您。（咳嗽）天氣好得很……（用朗誦的調子說）「我的兄弟啊，我的受難的兄

弟啊……從伏爾迦河來的，那是誰的呻吟啊……」（對瓦翹）

羅斯人三毛錢吧……

（瓦翹嚇得叫起來。）

洛帕興（氣憤地）幹什麼醜玩意兒，都有相當的禮節。

安得烈芙娜（怕極了）拿去……啞，給你……（掏錢袋）銀的沒有了……反正一樣，就拿金的

給你……

流浪人 非常謝謝您！（退場）

（笑）

瓦翹（驚惶地）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哦，媽媽，家裏的傭人連吃的也沒有，您倒是給

他一塊金幣。

安得烈芙娜 像我這樣的傻瓜，真是沒有辦法！等我回到家裏，我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你。洛帕與，再借點兒錢給我吧！

洛帕與 好。

安得烈芙娜 走吧，諸位，是時候了。哦，瓦孀，我們在這兒把你的親事給說定了，恭喜恭喜。

瓦孀（含淚地）媽媽，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洛帕與 阿菲麗亞，上尼姑庵去吧……

葛也夫 我的手只發抖：我好久不打球了。

洛帕與 阿菲麗亞，哦，水裏的精怪，你做禱告的時候，要記住我！

安得烈芙娜 走吧，諸位，快吃晚飯了。

瓦孀 他真把我嚇壞了。我的心還在撲撲地跳着呢。

洛帕與 諸位，我還得提醒你們一下：八月二十二號，櫻桃園就要拍賣了。把這件事情想一想！……仔細想一想！……

（除了安爾和特洛菲摩夫，都退場。）

安孀（笑）謝謝那個流浪人，他把瓦孀給嚇壞了，現在只有咱們倆了。

特洛菲摩夫 瓦孀怕我們會忽然彼此愛上了，她整天不肯離開我們一步。她的心眼兒窄，不懂得我們的關係是超過戀愛的。對妨害人類的自由和幸福的一切卑劣而欺騙的事情必須避免，這是我們生活的目的和意義。前進呀！我們要百折不回地，向着那顆在那邊遠處輝耀的明星前進！前進呀！同志呀，不要退後！

安孀（鼓掌）您的話說得多好！（稍停）今天這兒的風景真是妙透了！

特洛菲摩夫 對啦，天氣好極了。

安孀 比德，您怎麼會使得我再也不像從前那麼愛櫻桃園呢？我一直用優美的心情愛它，我覺得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是比我們的櫻桃園更好的了。

特洛菲摩夫 整個的俄羅斯是我們的花園。世界是偉大而美麗的，這裏面有的是許許多多的好地方。（稍停）安孀，你想想看，你的祖父，曾祖，和所有你的祖先，都是農奴制的支持者，把許多活的農奴看作自己的財產。難道你們沒有看見那些活生生的人，從花園裏的每一顆櫻桃樹上，從每一張樹葉上，從每一顆樹幹上，在望着你們嗎？難道你們沒有聽見他們的聲音嗎？……哦，這是可怕的，你們的櫻桃園是可怕的，每逢黃昏或是夜

晚，經過花園的時候，老樹皮發出幽暗的微光，櫻桃樹就好像在夢中看見一二百年前的事，事情似的，沉重的幻影壓抑着它們。有什麼好說呢！我們至少落後了二百年，我們的國家還是什麼也沒有，對過去沒有保持明確的態度，我們只會擺哲學家的架子，發牢騷，要不然就痛喝老酒。事實是非常明顯的：爲了要在現代裏面生活，我們首先就得贖回我們的過去，和它作一次澈底的清算，可是要贖回這個過去，我們只有吃苦，只有異常地，不斷地努力。安孀，你得了解這一層。

安孀 我們現在那兒住着的家，已經不是我們的家了，我要走了，我對你起誓。

特洛非摩夫 要是你有管家的鑰匙的話，那麼你把那些東西扔到井裏去再走。像風似地自由吧。

安孀（狂歡地）你的話說得多好呀！

特洛非摩夫 相信我吧，安孀，相信我吧！我還不到三十歲，我年紀輕着，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可是我已經吃了多少的苦！冬天到了，我挨餓，生病，害怕，貧窮，像一個教化子似地——我聽從命運的追逐，我那兒都去過！可是，我的靈魂無論在白天，在晚上，在什麼時候，老是充滿着難以解釋的預感。我預感到幸福來了，我已經看到它了……

安孀（沉思地）哦，月亮上昇了。

（葉辟霍多夫彈着吉他，不絕地彈着那隻同樣憂鬱的調子。月亮升起。在靠近白楊樹的什麼地方，瓦爾在找尋安孀，她這麼喊着：「安孀，你在那兒呀？」

特洛非摩夫 對啦，月亮上昇了。（稍停）你瞧它，幸福，它來了，越來越近了。我已經聽到它的脚步聲了。即使我們不看見它，不認識它，這有什麼關係呢？別人會看見它的呀！

瓦孀的聲音 安孀！你在那兒呀？

特洛非摩夫 又是瓦孀！（氣憤地）可惡極了！

安孀 不要緊。我們到河邊上去吧。那兒真好。

特洛非摩夫 走吧。（同退場）

瓦孀的聲音 安孀！安孀！

幕

第三幕

（客室，藉拱門和大客廳隔開，枝形的燭燈照耀着，在第二幕提起過的猶太樂隊聽得見在前廳奏樂。晚上。在大客廳裏，他們正跳着大圓舞。謝勉與諾夫·辟希乞克的聲音叫着：「一對一對走！」他們走進客室：第一隊是辟希乞克和莎洛太·伊萬諾芙娜。第二隊是特洛非摩夫和柳波芙·安得烈芙娜；第三對是安嫻和郵政局職員；第四對是瓦嫻和火車站站長，等等。瓦嫻輕輕地哭着，一面跳舞，一面擦眼淚。最後一對裏邊有杜嫻紗。一同走過客室，辟希乞克喊道：——「大圓舞，環轉！」「騎士們跪下，對貴婦們道謝！」）

費爾司穿着燕尾服，端着一隻托盤，上面放着汽水。辟希乞克和特洛非摩夫登場。）

辟希乞克 我是一個多血症的人，已經中過了兩次風，跳舞簡直要我的命，可是俗話說：「要是你加入了狗黨，無論你吠也好，不吠也好，你都得搖搖尾巴。」我的身子像馬一樣壯健。我去世了的爸爸是一個挺會說笑話的人，願他早登天堂吧，關於咱們家裏的淵源，他曾這麼說：咱們謝勉與諾夫·辟希乞克家的祖先是一匹馬，就是那匹給卡里古拉

王送到元老院去的名馬……（坐下）可是苦就苦在沒有錢！餓狗只相信吃肉……（打呼，但是馬上又醒了）我也一樣……談來談去都是談錢……

特洛非摩夫 實在說，你的樣子真有點兒像馬似的。

辟希乞克 有什麼相干呢……馬是好牲口……馬可以賣錢……

（隣室有打彈子的聲音。瓦孺在大客廳裏的拱門下出現。）

特洛非摩夫（取笑地）洛帕興太太！洛帕興太太！

瓦孺（氣憤地）禿頭老爺！

特洛非摩夫 對啦，我是禿頭老爺，我很驕傲有這麼一個稱呼！

瓦孺（痛苦地沉思着）樂隊請是請來了，可是那兒有錢付給他們？（退場）

特洛非摩夫（對辟希乞克）要是你把這一輩子找錢付利息所花費的力量拿去點幹別的，那麼

我相信，你會使這個世界翻一個身的。

辟希乞克 尼采……哲學家……最偉大的，最出名的……一個深有智慧的人，在他的著作裏

頭說，造假鈔票是可以的。

特洛非摩夫 那麼你讀過尼采嗎？

辟希乞克 噫……達洵卡對我說的。可是，現在我的境况很不成，非造些假鈔票不可……後天我得付三百十塊錢……我弄到手的只有一百三十……（摸口袋，吃驚地）錢丟了！我把錢丟了！（含淚地）我的錢掉到那兒去了呢？（欣喜地）在這兒，在夾層裏邊……嚇出了我一身大汗……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和莎洛太·伊萬諾芙娜登場）

安得烈芙娜 （哼着高加索舞曲）幹嗎略尼這麼晚還不回來？他在鎮上幹什麼呢？（對杜翹莎）杜

莎翹，給樂師們沏點兒茶去……

特洛菲摩夫 大概拍賣沒有成交。

安得烈芙娜 樂隊來的真不是時候兒，我們的跳舞會也就開得不是時候兒……好吧，得了吧

……（坐下輕輕地哼着）

莎洛太 （把一付紙牌遞給辟希乞克）這兒是一付紙牌。您想好一張吧。

辟希乞克 想好了。

莎洛太 現在，你把牌洗一洗。好極了。我親愛的辟希乞克先生，給我。一，二，三！現在

你找找看，它在您的口袋裏頭……

辟希乞克（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牌來）黑桃八點，完全對啦！（訝異地）真有這樣的事！

莎洛太（把一疊紙牌放在手掌心上，對特洛菲摩夫）快說，頭一張牌是什麼？

特洛菲摩夫 怎麼樣？噯，黑桃皇后。

莎洛太 好！（對辟希乞克）喂，頭一張牌是什麼？

辟希乞克 紅心愛司。

莎洛太 好！……（拍一拍，一疊牌不見了）今兒的天氣多好呀！（一個神祕女人的聲音回答她，好像是從地板下面發出來的）「哦！對啦，天氣好極了，小姐。」您真是我理想中的漂亮人物

……（聲音：「小姐，我也挺中意您。」）

站長（喝采）好呀，這位小姐是口技大家！

辟希乞克（吃驚地）真有這樣的事！動人的莎洛太。伊萬諾芙娜，我真是愛上了您哪！……

莎洛太 愛上了我？（聳一聳肩）您真會講愛情嗎？好人啊，可惜您是一個起碼的音樂家。

特洛菲摩夫（拍拍辟希乞克的肩膀）你是一匹怎樣的馬啊……

莎洛太 大家注意，我再變一套。（從椅子上拿起一條圍巾）這兒是一條很好的圍巾，我要把它

賣了……（搖一搖它）沒有人要買嗎？

辟希乞克 (驚異地) 真有這樣的事！

莎洛太 一，二，三！(很快地舉起圍巾；圍巾後面站着安嫻；她行了一個彎膝禮，跑到她母親身邊

去，擁抱她，在大家的狂樂中，退入大客廳裏去了。)

安得烈芙娜 (喝采) 好極了，好極了！……

莎洛太 現在還要來一套！一，二，三！(舉起圍巾；圍巾背後，站着瓦嫻，鞠一個躬。)

辟希乞克 (驚異地) 真有這樣的事！

莎洛太 完啦！(把圍巾擲給辟希乞克，行了一個彎膝禮，便跑回大客廳裏去了。)

辟希乞克 (追她) 搗蛋鬼……怎麼啦？怎麼啦？(退場)

安得烈芙娜 略尼還沒回來。他在鎮上耽這麼久，到底幹什麼呢，我就不明白！那邊什麼事

情都該辦完了呀，要嘛地產賣掉了，要嘛買賣沒有成交，幹嗎叫人一直這麼着急呢！

瓦嫻 (試着安慰她) 我相信準給舅舅買下來了。

特洛菲摩夫 (嘲笑地) 對啦。

瓦嫻 祖母委托舅舅，讓他用祖母的名義把地產買下來，同時把債務過一過戶。她這是爲了

安嫻。我相信靠老天爺的保佑，舅舅會買下來的。

安得烈芙娜 雅洛斯拉夫的祖母送來了一萬五千塊錢，想用她自己的名義把這塊地產買下來，——她不相信我們——可是這筆錢連付利息也不夠。(用兩手掩住臉孔)今兒我的命運要決定了，我的命運……

特洛菲摩夫 (逗瓦孀) 洛帕與太太！

瓦孀 (氣憤地) 永久的大學生！給學校裏開除了兩次。

安得烈芙娜 瓦孀，你幹嗎生氣呀？他說起洛帕與來逗你，這有什麼相干？要是願意的話——你就嫁給洛帕與得啦，他是一個好人，一個怪有趣的人。要是不願意的話——就別嫁給他：孩子呀，又沒人勉強你……

瓦孀 媽媽，不瞞您說，我很看重這件事情。他是一個好人，我喜歡他。

安得烈芙娜 那麼嫁給他得啦。還等什麼呢，我不明白。

瓦孀 媽媽，我自個兒又不好去對他求婚。這兩年來，大家都在我跟前提到他，他老是不開口，要不然，他開一開玩笑就算啦。我知道。他在弄錢，事情忙著，沒有工夫顧到我。我手頭要是有錢的話，有一點兒也成，那怕有一百塊也成，我都會拋棄一切，走到遠遠的地方去。我願意進修道院。

特洛非摩夫 好福氣！

瓦婿 (對特洛非摩夫) 一個大學生應當聰明點兒！(低聲，含淚地) 比德，你變得多難看，多蒼

老呀！(停止哭聲，對柳波美·安得烈芙娜) 媽媽，叫我一味閒着是受不了的。我每分鐘都得有活做纔行。

(耶莎登場。)

耶莎 (好不容易纔抑制着笑聲) 葉辟霍多夫打斷了一根球桿兒！……(退場)

瓦婿 幹嗎葉辟霍多夫到這兒來？誰讓他打彈子的？這批人我真不懂……(退場)

安得烈芙娜 比德，別逗她吧，你瞧，就是不逗她，她已經是怪不幸的了。

特洛非摩夫 她愛管人家的閑事。整個夏天，她就沒有讓我跟安孀安靜過，她怕我們倆會鬧什麼羅曼斯。關她什麼事？況且，我什麼表示也沒有過，我決不會幹這樣下流的事情。咱們是超過戀愛的。

安得烈芙娜 那麼我準是低過戀愛的了。(深深地感到不安) 幹嗎略尼還不回來呢？我只要知道：地產是賣了呢，還是沒有賣？我好像壓根兒不相信會遭到這樣的不幸，我就不知道怎麼辦……我這會兒想放開嗓門兒叫一叫……要不然就得幹點什麼傻事。比德，救救我

吧。說點什麼話吧，說呀……

特洛菲摩夫 地產今天賣不賣——還不是一樣嗎？這件事情早就了哪，再也回不了原路，路上長滿了青草。我的好太太，您放安靜點兒吧，不用再騙自己了。在您一輩子裏頭，至少您得有一次睜開眼睛，看清真實。

安得烈芙娜 什麼真實？你看得出那兒是真實，那兒是虛偽，我的眼睛倒是花了，什麼也看不見。你勇敢地解決一切重要的問題，可是，好朋友，請你告訴我，這不是因為你年輕，因為你還不會由自己的什麼問題受到苦痛的緣故嗎？你勇敢地朝着前面看，難道這不是因為人生還沒有在你那年輕的眼前露出真相，你纔沒有看見，也不期待任何可怕的事情的嗎？你比我們更勇敢，更正直，更深刻，可是，請你想想，請你稍微大量一點兒，還請你可憐可憐我。你想，我是在這兒生長的，我的父親，母親，和祖父都住在這兒，我愛這所房子，沒有櫻桃園，我的生活就沒有意義，倘使一定要出賣的話，那麼把我跟這座花園一塊兒賣掉吧……（擁抱特洛菲摩夫，親吻他的前額。）我的兒子是在這兒淹死的……（哭）我的親切的好朋友，請你可憐可憐我吧。

特洛菲摩夫 您知道，我是死心眼兒同情您的。

安得烈芙娜 可是你得用不同的，稍微不同的口氣說……（掏出手帕，電報掉在地上）今兒我心裏多麼難受，你是想像不到的。我覺得這兒太鬧了，一點兒響動，就使得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我的全身只發抖，可是我又不敢走到自己的房裏去，一個人靜悄悄地耽着，我又害怕。比德，請你不要責備我……我愛你，就跟我的親人一樣。我敢起誓，我很願意把安孀嫁給你，可是，我的朋友，你得讀書，非讀到畢業不可。你什麼也沒有做，只是憑着命運帶着你東飄西蕩地走……這不免太怪啦……對不對？呃？你還得刮刮鬍鬚，把它弄得像個樣兒……（笑）你這個人真是有趣！

特洛非摩夫（收起電報）我不想做小白臉。

安得烈芙娜 這是從巴黎拍來的電報。我每天都接到一封。今兒跟昨兒我都收到。那個野蠻的人又害病了，情形又怪不好的……他請求我的原諒，懇切地要我回去，真的，我應該回到巴黎去跟他親近親近。比德，你又板起了臉孔，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好朋友，我有什麼辦法呢，他害病，他孤單，不幸，可是那兒有誰會照顧他，誰會叫他別做錯事，誰會按時候給他藥吃呢？幹嗎我要嘴住不說，我愛他，這是顯然的事實。我愛他，愛他……這是一塊石頭吊在我頸子上，我跟它一塊兒往底下沉，可是我愛這塊石頭，沒

有它，我就活不了。（握緊特洛非摩夫的手）比德，別對我有什麼惡意吧，別對我說什麼吧，別對我說……

特洛非摩夫（含淚地）看老天爺的份上，請您原諒我說話直率：是他把您弄光的！

安得烈芙娜 不，不，不，別這麼說吧……（掩住耳朵）

特洛非摩夫 他是一個流氓，只有您纔不知道！他是一個小流氓，沒出息的東西……

安得烈芙娜（生氣，可是按捺着）你二十六七歲了，可還是一個中學二年級生！

特洛非摩夫 怎麼樣！

安得烈芙娜 你應該是一個大人了，到了這個年紀，你應該懂得戀人們的心境。你自己應該去講講戀愛……應該去嘗嘗戀愛的滋味！（憤怒地）對啦，對啦！你不是純潔，你不過裝着純潔罷了，你是一個可笑的人，一個怪物……

特洛非摩夫（恐懼地）她在說什麼呀？

安得烈芙娜 「我是超過戀愛的！」——你不是超過戀愛的，你只是像我們的費爾司所說的一個廢物。到了這個歲數，還是沒有一個愛人！……

特洛非摩夫（恐懼地）可怕得很！她在說什麼呀？（抓住頭，很快地向客廳裏走去）可怕得很

……受不了，我要走啦……（他出去，可是馬上又進來）我們的關係算完了！（走到大客廳裏去）

安得烈芙娜（追着叫他）比德，等一等！傻東西，我是說着玩兒的！比德！

（聽得見有人在前廳走上樓梯，忽然砰聲一響摔了下去。安嫻和瓦爾急叫起來，可是馬上又有了笑聲。）

安得烈芙娜 那兒怎麼啦？

（安嫻跑上場）

安嫻（笑着）比德從樓梯上摔下來了！（跑出去）

安得烈芙娜 比德真是一個怪物……

（站長站在大客廳的中央，朗誦A·托爾斯太的女犯人。大家聽着他，但是在讀了幾行以後，從前廳傳來華爾茨的音樂，朗誦中止了，大家跳舞。特洛非摩夫，安嫻，瓦爾，柳波芙·安得烈芙娜從前廳裏回來。）

安得烈芙娜 噯，比德……噯，純潔的靈魂……你原諒我吧……咱們跳舞……（她和特洛非摩

夫跳舞）

（安爾和瓦爾跳舞。費爾司登場，把他的手杖放在門邊。耶莎也從前廳進來，望着跳舞。）
耶莎 大爺，怎麼啦？

費爾司 我不大舒服。從前咱們家裏開跳舞會，到的都是些將軍，男爵，海軍大將，可是現在只好把郵政局的職員，火車站站長請了來，甚至他們還不高興到。我的身子越發不成了。去了世的老爺，還有老太爺，老是用封臘給人家治病。我每天吃封臘吃了二十年，也許還不止哪；也許就靠了封臘，我還能夠活着。

耶莎 大爺，你的話我聽膩了。（打呵欠）你還是趁早蹺辮子吧。
費爾司 嘿，你這個……廢物！（喃喃着）

（特洛菲摩夫和柳波芙·安得烈芙娜本來在大客廳裏跳着舞，後來跳進客室裏來。）
安得烈芙娜 對不起！我要歇一回兒……（坐下）我累極了。

（安爾登場。）

安爾（緊張地）剛才有人在廚房裏說，櫻桃園今兒已經賣掉了。
安得烈芙娜 賣給誰？

安爾 沒有說賣給誰。他就走了。（和特洛菲摩夫跳到大客廳裏去）

耶莎 有一個老頭兒在那兒瞎聊。一個陌生的人。

費爾司 路尼德·安得烈維乞還沒回來。他穿着一件很薄的呢大衣，一個不小心就要招涼的。唉，這班年輕的小伙子呀！

安得烈芙娜 我就要死了。耶莎，快去問一間賣給誰了。

耶莎 可是那個人早就走了。那個老頭兒。(笑)

安得烈芙娜 (有點兒生氣) 哼，你笑什麼？有什麼可樂的？

耶莎 葉辟霍多夫可笑極啦。這個傻傢伙。二十二個倒霉。

安得烈芙娜 費爾司，地產要是賣掉了的話，那麼你打算上那兒去呢？

費爾司 您叫我上那兒，我就上那兒。

安得烈芙娜 幹嗎你的臉色那麼樣？你不舒服嗎？我看你還是去睡吧。

費爾司 對啦……(冷笑地) 我去睡覺，可是我不在這兒的時候，誰來招呼，誰來打理？家裏的事情就靠我一個人呀。

耶莎 (對柳波芙·安得烈芙娜)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我要請求您一件事，請您行行好吧！您

要是回到巴黎去的話，請您帶我一塊兒走，您慈悲慈悲吧。我在這兒絕對耽不了。(環

視週圍，低聲地）有什麼好說的呢，您自個兒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個沒有教育的園家，人民都沒有道德，加上沉悶，廚房裏的菜飯又糟，還有費爾司走來走去，嘮嘮叨叨，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帶我一塊兒去，您行行好吧！

（辟希乞克登場。）

辟希乞克 我可不可以請您……跳一個華爾茨……最美麗的太太……（柳波美·安得烈芙娜跟他一塊去）好太太，我還是要向您借一百八十塊錢……向您借……（跳舞）一百八十塊錢……

（他們跳到大客廳裏去了）

耶莎（低聲地唱着）「你知不知道我心裏的苦痛……」

（在大客廳那邊，有一個戴着灰色的高帽子，穿着花格子呢褲子的人揮動着兩手而且跳着：叫喊着：

「好呀，莎洛太·伊萬諾芙娜！」）

杜孀莎（站住撲粉）小姐叫我也來跳舞——男舞伴多，女舞伴少——可是我一跳舞呀，腦袋只轉，心裏只跳，費爾司·尼古拉也維乞，剛才郵政局裏的那位老爺對我說了幾句話，把我弄得連氣也透不了。

（音樂靜下來。）

費爾司 他對你說什麼？

杜孀莎 他說，「您像一朵花兒」。

耶莎 (打呵欠) 粗坯……(退場)

杜孀莎 像一朵花兒……我是這樣一個嬌養的姑娘，挺愛聽些優美的說話。

費爾司 你給他迷住了。

(葉辟霍多夫登場。)

葉辟霍多夫 亞芙宋特耶·費陀洛芙娜，您不願意看見我……好像我是一條小蟲似的。(嘆

氣) 唉，人生！

杜孀莎 您要什麼？

葉辟霍多夫 的確，您也許對。(嘆氣) 可是，當然，要是從觀點上看起來的話，那麼正是您，請您讓我這麼說，還請您原諒我的坦白，把我帶到這樣的心境。我知道自己的命運，每天我總得碰上一些倒霉的事情，可是我早就過慣了，我帶着笑臉瞧着我的命運。您跟我有過約，雖然我……

杜孀莎 求求您，咱們以後再談吧，現在讓我安靜一會兒。這會兒我要空想一想。(弄着扇

子)

葉辟霍多夫 每天我總得碰到些倒霉的事情，可是我，請您讓我這麼說吧，我只好笑笑，甚至於大笑起來。

(瓦翹從大客廳裏登場)

瓦翹 謝浪，你還沒有走嗎？真的，你是一個多麼不識抬舉的傢伙。(對杜翹莎)你出去。(對葉辟霍多夫)一會兒打彈子把球桿兒打斷了，一會兒又到客廳裏來大模大樣地走着，像一個客人似的。

葉辟霍多夫 告訴您說吧，您還不配罵我。

瓦翹 我不是罵你，我不過說說罷了。你只知道東跑西跑的，事情可不做。偃這麼一個管事的，可不知道——到底爲什麼。

葉辟霍多夫 (觸怒)我做不做事，走不走路，吃不吃飯，打不打彈子，只有懂事的和長輩纔可以管我。

瓦翹 你敢對我說這樣的話！(大發脾氣)你敢？你的意思是說我不懂事？滾出去！馬上滾出去！

葉辟霍多夫（膽怯地）請您客氣點兒說吧。

瓦孀（忘形地）馬上滾出去！滾！（他向門口走去，她跟住他。）二十二個倒霉！連你的影子也不

許在這兒！我不要再看見你！（葉辟霍多夫退場；他的聲音從門外邊傳出來：「我要到法院裏去

告你。」）噫，你又來啦？（抓起費爾司放在門邊的手杖）來……來……來……來……來，我要給你瞧瞧……

噫，你來嗎？你來嗎？那麼請你吃吃這個……（用手杖亂打，洛帕興剛巧在這個時候登場）

洛帕興 非常之謝謝您。

瓦孀（憤怒而又嘲笑地）對不住。

洛帕興 不要緊。我非常之感謝您這樣親切的招待。

瓦孀 不用客氣。（走開，然後回身，用輕輕的聲音說）我沒有打傷您吧？

洛帕興 沒有，沒有什麼。可是，起了一個很大的疙瘩。

大客廳的聲音 洛帕興來啦！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

辟希乞克 原來是你啊……（和洛帕興接吻）老兄，你身上有一股白蘭地味兒。咱們在這兒玩得

挺高興哪。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登場）

安得烈芙娜 葉摩拉伊·亞列克色呂維乞，是您嗎？幹嗎您這麼晚？略尼呢？

洛帕興 略尼德·安得烈維乞跟我一塊回來的，他快要來了……

安得烈芙娜（激動地）喂，怎麼樣啦？拍賣了沒有？您說呀！

洛帕興（窘困，怕把他的快樂表現出來）拍賣在四點鐘以前就完了……我們塌掉一班車，所以

要等到九點半鐘。（深深地嘆一口氣）嗚嘸！我的腦袋都有點兒給弄昏了……

（葛也夫登場；右手拿着買的東西，左手擦着眼淚。）

安得烈芙娜 略尼，怎麼啦？略尼，嘍？（焦燥地，含淚地）看老天爺的份上，你快說呀……

葛也夫（他不回答她，只是揮手；對費爾司哭着說）把這個拿去……這是鯁魚 克里米亞的鱒白

魚……我今兒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到彈子房的門開着，聽得見

打彈子和耶莎的聲音說：「七和十八！」葛也夫的表情變了，他停止哭泣）我累極了。費爾司，

幫我換一換衣服。（通過大客廳，到他自己的房裏去，費爾司跟他住。）

辟希乞克 拍賣的情形怎麼樣？告訴我們吧。

安得烈芙娜 櫻桃園賣了沒？

洛帕興 賣了。

安得烈芙娜 誰買的？

洛帕興 我買的。(稍停)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茫然若失；要是她傍邊沒有搖椅和桌子，也許她會摔下去。瓦爾從腰上取下一束鑰匙，扔在客室裏的中央的地板上，然後退場。)

洛帕興 我買了！諸位，請等一等，我的腦袋發昏，說不了話……(笑)我們到拍賣場的時
候，節里笳諾夫已經在那兒了。路尼德·安得烈維，乞只有一萬五千塊，可是節里笳諾夫
一回兒就把價錢抬高抵押額三萬。我看出情形不妙，我就跟他鬥，加到四萬。他加到四
萬五。我出五萬五。這就是說，他五千一加，我一萬一加……好，買賣成交了。我出價
高出抵押額九萬，因此便給我得着了。櫻桃園現在是我的了！是我的了！(大笑)主啊，
我的上帝啊，櫻桃園是我的了！說我喝醉了酒，說我發瘋，說我做夢都成……(頓脚)別
笑我！要是我的父親跟祖父能夠從墳墓裏出來，看到這整個的情形，看到他們的葉摩拉
伊，那常常挨打的，一個字也不識的小葉摩拉伊，在冬天赤着腳到處亂跑的人就是這個
葉摩拉伊買了一所產業，一所世界上最美麗的產業。我買到的這所產業是，我的父親跟
祖父在那兒做過奴隸，在那兒，甚至他們不許走進廚房裏去的地方。我睡着了，這只是

一個夢，一個幻想……這是被無知的黑暗所包圍的想像的結果……（帶着撫愛的微笑，拾起鑰匙）她把鑰匙給扔了，她想表示她不再是這兒的主婦了……（把鑰匙弄得叮噠作響）好吧，沒有關係。（聽得見樂隊調音的聲音）喂，樂師們，奏樂吧，我要聽！大家都來呀，來看葉摩拉伊·洛帕興怎樣在櫻桃園揮動斧頭，看樹木怎樣倒地！我們要在這兒建造別墅，我們的子子孫孫要在這兒看見一個新的生活……奏起音樂來呀！

（音樂。柳波美·安得烈芙娜倒在一把椅子上，傷心地哭泣。）

洛帕興（譴責地）爲什麼，爲什麼您不聽我的話？我可憐的好朋友，現在是不能挽回的了。（哭）哦，這樣的事情快點兒了結吧，我們這種醜惡，不幸的生活快點兒改變吧。

辟希乞克（拉住他的胳膊，低聲地）她在哭着，我們到大客廳裏去，讓她一個人好了……走吧！……（拉住他的胳膊，領他向大客廳走去。）

洛帕興 怎麼啦？樂師們呀，起勁奏樂吧！一切都得照我的意思辦。（諷刺地）新的地主，櫻桃園的主人來了！（無意地撞到一張小桌子，幾乎把枝形的燭台撞翻）什麼我都賠得起！（和辟希乞克一塊退場）

（大客廳和客室裏，除了柳波美·安得烈芙娜以外，什麼人也沒有，她在椅子上縮着身子，傷心地哭

泣。音樂低微地奏着。安嫻和特洛非摩夫很快地進來。安嫻走近她的母親，跪在她前面。特洛非摩夫站在大客廳的門邊。）

安嫻 媽媽！……媽媽，您在哭嗎？我親切的，可愛的好媽媽，我美麗的媽媽，我愛您……我祝福您。櫻桃園賣掉了，它已經沒有了，這是真的，真的，可是別哭呀，媽媽，您還留下了生活，您還留下了善良的，純潔的靈魂……跟我走吧，走吧，親愛的，離開這兒吧，走吧！……我們將建立一座新的花園，一座更美麗的花園，你會看見它，你會懂得它，還有深沉而寧靜的快樂會落到您的靈魂上，就好像黃昏時候的落日一樣，媽媽，您又會微笑起來。走吧，親愛的！走吧！……

——幕——

第四幕

（舞台面和第一幕相同。窗子上沒有窗簾，沒有圖畫，只有幾件傢具，好像拍賣似地，堆在角落裏。有空虛的感覺。靠近門口和舞台的深處，堆着箱子，旅行用的提箱，等等。左首的門開着，通過門聽得見安嫻和瓦嫻的聲音。洛帕興站着，等着。耶莎端着一隻托盤，上面放着幾隻倒滿了香檳酒的玻璃杯。葉辟霍多夫在頭門口網箱子。舞台後面，有隱約的話聲。這是鄉下人送行來了。葛也夫的聲音：「謝謝，兄弟們，謝謝你們。」）

耶莎 鄉下人送行來了。葉摩拉依·亞列克色邑維乞，我的意見是這樣的：鄉下人是好人，可是懂得太少了。

（隱約的聲音沈寂下去。柳波芙·安得烈芙娜和葛也夫從頭門口登場；她沒有哭，可是她的臉孔發白而抽搐着。她說不出話。）

葛也夫 柳巴，你把錢袋給了他們。這是不成的，這是不成的。

安得烈芙娜 我沒有辦法！我沒有辦法！（他們一塊退場）

洛帕興（在門口，跟在他們後面）我懇切地請求你們！來喝一杯餞行的酒。我忘了從竈上帶回

來，只是在車站上找到這麼一瓶。請吧！（稍停）諸位，怎麼樣！不喝嗎？（從門邊離開）早知道的話，我就不買了。那麼，我也不喝了。（耶莎小心地把托盤放在椅子上）耶莎，還是你來喝吧。

耶莎 祝走的人一路平安！祝不走的人萬事如意！（喝酒）我相信，這不是道地的香檳酒。

洛帕興 八塊錢一瓶。（稍停）這兒冷得要命。

耶莎 今兒沒有生爐子，反正我們要走了。（笑）

洛帕興 你笑什麼？

耶莎 因為我快活。

洛帕興 已經是十月了，外邊的陽光還是滿照着，靜悄悄地，好像夏天一樣。這樣的天氣好造房子。（看錶，對着門口說）諸位，別忘了，只有四十七分鐘，火車就要開了！這意思就是說，在二十分鐘裏邊，你們得趕到車站上。快點兒吧。

（特洛非摩夫穿着大衣從外邊登場）

特洛非摩夫 我想動身的時候到了。馬車也套好了。討厭，我的套鞋呢。不見了……（對門口說）安孀，我的套鞋沒有了，那兒也找不着！

洛帕興 我要上哈里可夫去。和你們一塊兒搭車走。我想在哈里可夫過冬。我跟你們在這兒，把時間都給浪費了，事情沒有做，簡直苦透了。我沒有事做是不成的，我就不知道把我這隻手怎麼辦；空空蕩蕩地，就跟別人的手一樣。

特洛菲摩夫 我們快要走了，您又可以從事您的有益的工作啦。

洛帕興 喝一杯吧。

特洛菲摩夫 我不喝。

洛帕興 那麼，您是到莫斯科去嗎？

特洛菲摩夫 對啦，我送他們到鎮上，明天我就動身到莫斯科去。

洛帕興 對啦……我想教授們還沒有開講，都在等着您哪！

特洛菲摩夫 不關你的事。

洛帕興 您在大學裏唸了幾年啦？

特洛菲摩夫 想點新鮮玩意兒吧。這樣的笑話又老套，又俗氣。（找套鞋）您知道，也許我們不會再見面了，那麼讓我給您一個臨別贈言吧：不要揮動你的兩手！把這個揮動手的習慣改掉。還有，關於建築別墅，希望別墅的房客將來都變成獨立農場的經營者——像這

樣的想頭，也跟您的揮手的習慣一樣……可是，無論怎麼樣，我還是喜歡您的。您有精妙，優美的手指，好像藝術家的手指一樣，您有精妙，優美的靈魂……

洛帕興（擁抱他）好朋友，再見吧。謝謝您的一切。倘使您需要旅費的話，問我拿得了。

特洛菲摩夫 我要錢幹什麼？我不要。

洛帕興 你不是沒有錢嗎？

特洛菲摩夫 我有的。謝謝您。我拿到了一筆翻譯的稿費。喏，在我的口袋裏。（焦燥地）可

是我找不着我的套鞋！

瓦孀（從另外一個房間）喂，把你的破屑拿去吧！（把一雙橡皮套鞋扔到舞台上）

特洛菲摩夫 瓦孀，你幹嗎生氣？呃噯……這不是我的套鞋。

洛帕興 我在春天裏種了三千畝地的罌粟花，這次我淨賺了四萬。罌粟花開的時候，那纔是一幅多美的圖畫啊！總而言之，我淨賺了四萬，這意思就是說，我能借給您，所以我才借給您。幹嗎您要對我擺架子呢？我是一個鄉下人……老實說吧。

特洛菲摩夫 您的父親是一個鄉下人，我的父親是一個藥劑師，從這個事實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洛帕興掏出皮篋）得了吧，得了吧……就算您送二十萬給我，我也不要。我是一個

自由的人；你們闊人和窮人同樣深深地看重的東西，對我一點兒也不發生影響，好像在空中飄舞的棉絮一樣。沒有你們我可以活得了，可以坦然地打你們身邊走過，我是堅強驕傲的。人類向着最高的真理前進，向着在地面上可能得到的幸福前進，而且我是站在最前線的。

洛帕興 你能夠達到那兒嗎？

特洛非摩夫 能夠達到。（稍停）能夠達到，要不然，我可以指給別人一條達到的道路。

（聽得見遠處有人用斧頭砍樹的聲音）

洛帕興 那麼，老朋友，再見吧。正是動身的時候了，我們彼此都在對方面前擺架子，可是生活還是那麼一回事。在我長時期不停地工作的時候，我的頭腦才變得更清晰起來，我才好像知道我的生存的理由。可是朋友，俄國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活着。不過，反正一樣，事業的循環和這樣的事情沒有關係。有人說路尼德·安得烈維乞在銀行裏找到了一個位置，六千塊錢一年……只是他就不久的，他非常懶惰……

安嫻（在門口）媽媽求您：在她沒有走以前，還請您別把櫻桃樹砍掉。

特洛非摩夫 真是，難道您就不顧到……（打頭門口退場）

洛帕興 馬上去……馬上去……這班傢伙！……（跟着他退場）

安孀 費爾司給送到醫院去了沒有？

耶莎 今兒早上我對他們說過了。一定會送的。

安孀 （對通過大客廳走進來的葉辟霍多夫）謝派·潘斯列呂維乞，請你找一找，是不是把費爾司給送到醫院裏去了。

耶莎 （生氣）今兒早上我對葉戈魯說過了。幹嗎你要這樣重三遍四地問！

葉辟霍多夫 照我的堅決的意見，這位長生不老的費爾司是用不着再給修理的了。他應該去看他的老祖宗了。我只有羨慕他。（把一隻箱子放到帽盒上，使得帽盒給壓扁了）噯，當然囉。我早就知道。（退場）

耶莎 （嘲笑地）二十二個倒霉……

瓦孀 （在門後）費爾司給送進醫院去了沒有？

安孀 送去了。

瓦孀 幹嗎不把信帶給醫生呢？

安孀 這得要趕緊送去……（退場）

瓦孀（從隣室）耶莎在那兒？對他說，他母親來了，要跟他告別呢。

耶莎（揮一揮手）煩死了。

（杜爾莎一直在行李傍邊忙著。現在只有耶莎一個人在舞台上，她走近他。）

杜爾莎 耶莎，你只要再看我一次。你要走了……拋棄我了……（哭着，繞住他的領子）

耶莎 哭有什麼用？（喝香檳酒）過了六天我又要回到巴黎了。明天咱們要坐特別快車，快得幾乎瞧不見咱們就那麼飛過去了。我簡直不相信。法蘭西萬歲！……這兒跟我合不來，我住不慣……真沒有辦法。我看夠了愚蠢——我看夠了。（喝香檳酒）哭有什麼用？你得放規矩點兒，那麼你就不用哭了。

杜爾莎（照鏡子，撲粉）到了巴黎，你要寫信給我。我愛你，耶莎，我多麼愛你呀！我是一個溫存的小姑娘，耶莎！

耶莎 有人來了。（在箱子傍邊忙著，低聲地哼着歌）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葛也夫，安孀，和莎洛太·伊萬諾芙娜登場。）

葛也夫 我們要走了。時間不多了。（望一望耶莎）到底誰身上有一股鹹魚味兒？

安得烈芙娜 再過十分鐘，我們就得上馬車了……（瞥視房間）親愛的房子啊，年老的祖父

啊，再見吧！冬天過去，春天就會來到，那時候你就不再在這兒了，人家會把你拆掉。這些牆壁看見過多少的人事啊！（熱烈地親吻女兒）我的寶貝，你發着光輝，你的眼睛就像兩粒鑽石似地閃爍。你滿足嗎？很滿足嗎？

安孀 很滿足。媽媽，新生活開始了。

葛也夫（快活地）真的，現在一切都不錯啦。櫻桃園沒有出賣以前，我們大家都焦燥，痛苦，可是，等到問題完全徹底解決了的時候，大家都變得安靜起來，甚至快活起來。我現在是一銀行裏的職員，我是一個金融家……把黃球打到中間去，而你呢，柳巴，無論怎麼說，氣色好看得多，這是毫無疑問的。

安得烈芙娜 對啦。我的神經安靜得多了，這是真的。（用人把帽子和大衣交給她）我能夠好好兒睡了。耶莎，把我的行李搬出去。是時候了。（對安孀）我的小姑娘，我們很快就可以見面的……我上巴黎去，我預備把雅洛斯拉夫的祖母送來買地產的錢在那邊生活——視福祖母！——雖然這筆錢用不了多久。

安孀 媽媽，您快點兒，快點兒回來……好不好？我要準備女學校的畢業考試，然後我去做事，幫助您。媽媽，我們要在一塊兒唸各種的書……好不好？（親吻母親的手）我們要在秋

天的晚上唸，唸許許多多的書，一個奇妙的新世界就會在我們面前展開……（夢想地）媽，您回來啊……

安得烈芙娜 我會回來的，我的寶貝。（擁抱安嫻）

（洛帕與登場。莎洛太低聲地唱着歌。）

葛也夫 幸福的莎洛太；唱着歌！

莎洛太（拿起一個像襁褓似的包袱）我的寶寶要睡覺啊，吧啲！吧啲……（聽得見嬰孩的哭聲：

「嗚哇！嗚哇！」）我的好寶貝，我的小心肝，別哭啦。（「嗚哇！嗚哇！」）我的心都給你哭痛了！（把包袱擲回原處）請您給我找一個職業。我不能再這樣耽下去了。

洛帕與 找得着的，莎洛太。伊萬諾芙娜，不用擔心。

葛也夫 大家把我們都給扔了，瓦嫻要走了……我們忽然變得沒有用了。

莎洛太 我在鎮上沒有地方住。非走不可……（哼着）反正一樣……

（辟希乞克登場。）

洛帕與 自然的奇蹟！……

辟希乞克（喘氣）哦，讓我透一口氣吧……我累極了……我最親愛的，最高貴的朋友們……

給我一點兒水吧……

葛也夫 大概又要來借錢啦？您的卑賤的僕人，可要溜了……（退場）

辟希乞克 我好久沒見您哪，最美麗的太太……（對洛帕興）您也在這兒……見着您，我真高

興……聰明絕頂的人啊……喂，拿去吧……（交錢給洛帕興）四百……我還欠你八百四十

……

洛帕興（訝異地鑿一鑿肩）好像做夢似的……你在那兒找來的呀？

辟希乞克 等等……我熱極了……一件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幾個英國人來看我，在我

的地皮上發現了什麼白粘土……（對柳波芙·安得烈芙娜）這四百是還給您的……最美麗的

……最動人的太太……（交錢給她）其餘的以後還給您。（喝水）剛才一個青年，在火車上告

訴我，有一個什麼偉大的哲學家勸人家從屋頂上跳下去……他說，「跳下去呀！」——

那麼一切的問題都給解決了。（驚異地）有這樣的事！水……

洛帕興 這些英國人是誰？

辟希乞克 我把那塊有粘土的地皮租給他們二十四年……可是對不起，現在我沒有功夫……

我得趕緊走……我要去看基諾邑可烏……去看卡爾達摩諾烏……個個人的債我都欠……

(喝水) 祝您健康……禮拜四我再來……

安得烈芙娜 我們正要到鎮上去，我明兒動身上外國……

辟希乞克 什麼？(吃驚地) 幹什麼要到鎮上去？哦，怪不得家具……箱子……噯，不要緊

……(含淚地) 不要緊……聰明絕頂的人們……那些英國人……不要緊……望您幸福……

上帝會保佑您……不要緊……世界上的什麼事情都有一個結束……(親吻柳波芙·安得烈

芙娜的手) 您要是聽見我的末日到了的話，您得記住這匹……老馬，還得請您這麼說：

「從前有過這麼一個……謝勉奧諾夫·辟希乞克……願他早登天堂吧……」天氣好極了

……對啦……(做着劇烈的動作退場，可是馬上又回來，在門口說) 達洵卡間候您。(退場)

安得烈芙娜 現在該走了。臨走我還擔心兩件事。第一件——是害病的費爾司。(看錶) 還有

五分鐘……

安孀 媽媽，費爾司已經給送到醫院裏去了。耶莎今兒早上送他去的。

安得烈芙娜 第二件……擔心的是——瓦孀。她一早就起來工作慣了，現在，她沒有活做，就

好像魚離開了水似的。她瘦了，臉上發白，老是哭，可憐的姑娘……(稍停) 葉摩拉伊·

亞列克色邑維乞，您是十分明白的；我本來想……把她嫁給您，從各方面看起來，您也

想娶她。(對安爾耳語，安爾對莎洛太點頭示意，她們一同退場) 她愛您，您又中意她，我不懂得，不懂得幹嗎你們倆下裏要這麼躲躲閃閃的。我簡直不明白！

洛帕興 老實說吧，連我自己也不明白。一切都有點兒奇怪……要是還有時間的話，我現在就預備……馬上把它一決定，那麼什麼都了啦。可是，要不是您的話，我覺得我是不會去求婚的。

安得烈芙娜 好極了。只要一分鐘就行了。我立刻去叫她。

洛帕興 剛好有香檳酒……(看酒杯) 空了，給誰喝光了。(耶莎咳嗽) 這是誰像狗喝水似地把它給喝光了。

安得烈芙娜 (生動地) 好得很。我們走了……耶莎，走吧！我去叫她……(在門口) 瓦孀，把一切的事體扔開一下，到這兒來一來。來呀！(和耶莎退場)

洛帕興 (看錶) 對啦……(稍停)

(門後發出禁不住的笑聲，低語聲，最後，瓦孀登場。)

瓦孀 (細心地看了一回兒行李) 奇怪，那兒也找不着……

洛帕興 您找什麼呀？

瓦孀 我自己包好的，可是記不起來了。（稍停）

洛帕興 瓦爾瓦娜·米哈伊洛夫娜，您現在上那兒呀？

瓦孀 我？上拉古林家裏去……講好了到那邊去管家的……做女管家的那一類的事情……

洛帕興 他們不是住在耶希涅霍嗎？離這兒有七十俄里。（稍停）那麼，這一家的生活算完

了……

瓦孀（察看行李）放到那兒去了呢……難道，也許我把它放到箱子裏去了……對啦，這一家的生活算完了……決不會再有了……

洛帕興 我現在就動身到哈里可夫去……也搭這班車。事務多極了。噯，我把葉辟霍多夫留在這兒……我僱用他了。

瓦孀 真的嗎！

洛帕興 您要是記得的話，去年這個時候，已經下雪了，可是現在呢，有的是寧靜和溫暖的陽光。只是冷了點兒……冷到零下三度。

瓦孀 我沒有看過。（稍停）反正我們的寒暑表壞了……（稍停）

門外的聲音 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

洛帕興（好像早就等待着這個叫聲似的）這就來。（很快地退場）

（瓦爾坐在地板上，把頭靠在一個包袱上，低聲地哭泣。門開了，柳波芙·安得烈芙娜點着腳進來。）

安得烈芙娜 怎麼樣？（稍停）我們要走了。

瓦爾（已經不哭了，擦着眼睛）對啦，是時候了，媽媽。只要不塌掉火車，我今兒來得及趕上拉古林家裏去的……

安得烈芙娜（站在門口）安孀，把衣服穿好吧！

（安孀登場，後面跟着葛也夫和莎洛太，伊萬諾芙娜。葛也夫穿着一件有披肩的厚大衣。僕人們和車夫們到齊。葉辟霍多夫在行李傍邊忙碌着。）

安得烈芙娜 現在我們好動身了。

安孀（快樂地）動身了！

葛也夫 我的朋友們啊，我親愛的，敬重的朋友們啊！在永遠拋棄這所房子的時候，我還能夠保持沉默，還能夠壓制自己，不把那充滿我的全身心的離情別緒傾吐出來嗎？……

安孀（懇求地）舅舅！

瓦孀 好舅舅，別說啦！

葛也夫（悲傷地）兩次把黃球打到中間去……不說就是了……

（特洛菲摩夫登場，洛帕興跟在他後面）

特洛菲摩夫 怎麼啦，諸位，是走的時候了！

洛帕興 葉辟霍多夫，我的大衣！

安得烈芙娜 我再坐一分鐘。我好像以前真地不會見過這所屋子裏的牆壁是怎麼樣的，天花板是怎麼樣的，現在我卻懷着這樣的柔情貪看着它們……

葛也夫 我記得我六歲的時候，在三一節那天，我坐在這個窗子傍邊，看父親到教堂裏去……

安得烈芙娜 行李都給搬出去了嗎？

洛帕興 我想都搬出去了。（一面穿大衣，一面對葉辟霍多夫）葉辟霍多夫，你得把什麼事情弄弄好。

葉辟霍多夫（用囁聲說）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您放心得啦。

洛帕興 你的嗓子怎麼啦？

葉辟霍多夫 我剛才喝水，不知道把什麼給吞了下去。

洛帕興（輕蔑地）蠢東西！

安得烈芙娜 我們一走——剩下的人一個也沒有……

洛帕興 一直到春天。

瓦婿（從包袱裏拿出一把傘來，好像要揮動的樣子；洛帕興裝得害怕）您怎麼啦，您怎麼啦？……

這樣的事情我就沒有想過。

特洛菲摩夫 諸位，上馬車吧……時候到了。火車馬上就要到了！

瓦婿 [比德，這是您的套鞋哪，在箱子傍邊。（含淚地）這雙套鞋多髒呀，多舊呀……

特洛菲摩夫（穿上套鞋）走吧，諸位！……

葛也夫（深深地感動，差不多要哭出來）火車……火車站……交叉球打到中間去，白球兩次打

到角上去……

安得烈芙娜 走吧！

洛帕興 人都齊了嗎？那邊沒有人嗎？（鎖上左首的門）這兒堆了許多東西，非鎖起來不成。

走吧！……

安孀 家啊，再見吧！舊生活啊，再見吧！

特洛菲摩夫 新生活萬歲！……（和安孀退場）

（瓦孀在屋子裏環視了一周，慢慢地退場。耶莎，和帶着狗的莎洛太同退場。）

洛帕與 那麼，一直要到春天啦。諸位，走吧……再見！……（退場）

（只剩下柳波美·安得烈芙娜和葛也夫。他們好像等待這個瞬間似地，相互抱着彼此的額子，壓着地，輕輕地哭泣，好像怕人家聽見。）

葛也夫（絕望地）我的妹妹，我的妹妹……

安得烈芙娜 哦，我的可愛的，溫存的，美麗的花園！……我的生活，我的青春，我的幸福，再會吧！……再會吧！……

安孀的聲音（快樂地，動人地）媽媽！……

特洛菲摩夫的聲音（快樂地，興奮地）喂！……

安得烈芙娜 最後還得看一看這些牆，這些窗子……去世的媽媽老喜歡在這屋子裏走來走去……

葛也夫 我的妹妹，我的妹妹！……

安孀的聲音 媽媽！……

特洛菲摩夫的聲音 喂！……

安得烈芙娜 我們來了！……（他們退場）

（舞台空着。聽得見所有的房門上鎖的聲音，然後聽得見馬車遠去的聲音。沉寂。在靜寂中傳出斧頭砍伐樹木的滯鈍的聲音，一種悲哀的，淒涼的聲音。

聽得見脚步聲。費爾司從右首的門口出現。他跟平常一樣，穿着短上衣，白坎肩兒，穿着拖鞋。他病了。）

費爾司 （走近門，轉一轉把手）鎖上了！他們都走了……（坐在長沙發上）他們忘記我了……不要緊……我在這兒坐一回兒……也許略尼德·安得烈維乞沒有穿上那件皮大衣，還是穿薄大衣走的……（擔心地嘆氣）我來不及招呼……年輕的小夥子！（喃喃地說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一生完結了，好像我簡直沒有活過似的……（躺下）我要躺一回兒……你一點氣力也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唉，你是一個……廢物！……（不動地躺着）

（遠處傳來一種聲音，好像從天上掉下來的，一種絃索樹斷的憂鬱的聲音，逐漸消逝了。沉默，只聽見遠處花園裏用斧頭砍伐樹木的沉滯的聲音。）

——幕——

關於柴霍夫的戲劇

櫻桃園是柴霍夫（一八六〇——一九〇五）逝世前一年即一九〇三年脫稿的戲劇，正因這是柴霍夫戲劇藝術中最後的作品，所以他的天才的深刻的人生觀照之眼，冷靜的現實判斷和現實再造的頭腦，獨特的戲劇手法，在片言隻語中表現全部的描寫技巧，一切構成柴霍夫藝術的所有要素，達到了最高的成熟，真正代表他戲劇時代的最大的傑作。在這裏，想全盤地闡述，所謂柴霍夫戲劇藝術的特色，或本質，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回事兒。

現在雖然這樣的話已經不大說了，但在一時代前，大家常稱柴霍夫的戲劇是靜劇，是氣氛劇。這名稱是頗為外表的，雖然把柴霍夫的戲劇藝術限定于狹小的範圍，但另一方面却也說明了它的顯著的特點之一。而且這特色在他生前和死後不久之間，被視最值得注目的現象，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它正說明了他的戲劇的革新的意義。

柴霍夫生有一顆世間少有的單純而真率的靈魂；他對於從來的戲劇（包括所謂近代劇）過於建立在戲劇性的誇張，不自然的偶合性，舞台效果上，遠離真實的人情味，感得深深的

嫌惡，拋棄了所謂戲劇的糾葛，事件之漸次的開展，一切希臘悲劇以之爲編劇要訣的條件，將平凡瑣碎的日常事件，作自己戲劇的題材。

柴霍夫的全部戲劇是描寫閉塞的小城市，村舍中知識階級的懶怠的生活的，對話的大部分，是餐桌上和客廳中的世俗談論，斷片的哲學的抽象理論，沒有內容的俏皮話，粗看是沒有意思的咏嘆，單是音響一般的叫喊和間投語。就是發生了什麼非常的事件，大多數便是在台後進行，盡量避免直接訴於觀衆目前的衝擊式的效果。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他想表現的並不是故事和劇情，而是一種氣氛。但必須申述的，柴霍夫所追求的氣氛，並不是常被世人誤解的那種單純的詩意，或故意發人深省的姿態。這是潛流在故事及劇情底下的大的生活的動向。換一句話，在廣泛的意義上，這是一種象徵。在這一點上的象徵劇，是可以和近代劇的產物問題劇，心理劇相對立起來的，但跟梅德林克式的用比喻鞏固起來的象徵劇，是絕對不相同的。這一類的戲劇形式，以現代社會問題及近代人的複雜的心理之錯綜和相剋爲對象，同時又將他和另外許多複雜的混淆分子切離開來，向將它嵌進在一個固定的顯著的輪廓中，而相反的，柴霍夫的戲劇，却避免因這種決定的說明與描寫，而限制所寫的東西，使之單純化，却是另一條路線，在飄渺的粗看頗像漫無止境的氣氛中，使全盤的生活相浮現出

來。

我使用了「生活相」這個名詞，但不可從這個名詞聯想到所謂寫實主義的世相劇。柴霍夫的戲劇雖具備世相劇的要素，但要他甘心於生活表面的複製，那他是過於偉大的藝術家 and 詩人了。他只好像是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但是仔細去看，這平凡的生活，便漸漸的透明起來，從這底下，現出有廣大普遍意義的人生相來。柴霍夫的戲劇從這表面的描寫底下顯出本然的真相，是最精緻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同時也應該稱為真正的象徵劇。那些動作，言語，音響，色彩，形象等等，獨立起來幾乎都沒有多大意思，有時也完全沒有什麼意思，但由於只有天才的直覺才有可能的藝術的祕密，渾然有機的調和的組織起來，在比抽象觀念所說述的思想遠為有力的冥想中，使人感到苦惱和喜悅，不安和憧憬互相交錯的複雜的生的脈搏。從這點上說，柴霍夫的戲劇，雖然外表上是寫實主義的手法，但是和優秀的音樂有同樣的機能。

這種採取最非戲劇的題材，灌入戲劇性的生命，要不是像柴霍夫這樣對於美有藝術上的敏感性，又兼具只有科學家才有的冷靜的觀察的眼光——柴霍夫本為醫生，這是大家都知道——再加上充滿溫暖的人類愛之靈魂的人，畢竟是最困難的藝術的極境。因柴霍夫的新管

試博得了異常的成功，影響到戲劇上形成了所謂「氣氛劇」的一派，濫出了用類似手法的戲劇，但這些末流只不過產生了一種淺薄而無內容的瑣屑主義，對戲劇的發展是利少而害多的。真不禁令人深感藝術是一種創造，而創造是天才的特權。

在形成柴霍夫戲劇的許多構成分子中，我以為必須特別舉出幽默這一點為最有重要的意義。他與果戈理一般，對於人生之充滿矛盾與滑稽，天賦纖細而銳敏的感覺，但他具有和平的人類愛，這本質變成一種不帶辛辣的諷刺性，而奧底中漾溢着一股哀愁的，溫柔的，精煉的諧謔而流露出來。這幽默如在陰鬱的黃昏一般的空氣中，像夕陽光一般的輝耀，沒有行動沒有情節的靜寂沉悶的他的戲劇中，醞釀一種內在的動和節奏。

柴霍夫戲劇中的笑的意義，實在比許多批評家所想的要重大得多，也許可以說是第一義的。要證明這一種說法，只要看他大部分戲劇，一看充滿着暗淡絕望的氣氛，而作者却稱之為喜劇。他有天才的直覺力，深知戲劇的本質在於動，所以當他描寫俄國史中稱為一八八〇年代這個萎靡沈滯達於極點的無為無力的時代，用精神的動的象徵的笑，代替現實生活上所缺乏的外面的動。

柴霍夫的幽默，一向被視為因欲打破灰色的單調，是一種編劇的技巧。但作者自己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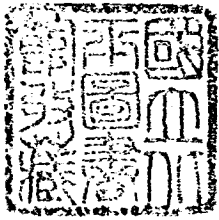
前已極力排斥過這種看法，主張三姊妹櫻桃園並不是表現悲慘不安的俄國現實的思想劇，而不過是以愉快的笑爲目的的輕鬆的喜劇。當然這句話多少含有一點反詰的意思，但這種也藏着許多啓示。不是用笑來和緩淚，而是用淚來加深笑，這句話就是對戲劇家柴霍夫的解釋的鑰匙。

櫻桃園和柴霍夫以前的許多作品一般，是以跟隨農奴解放與地主階級的沒落，平民資產階級的勃興爲主題，但與一向作品不同的地方，是在於別的作品不過將這種俄國社會的歷史演變，當作漠然的背景，而在櫻桃園中，則直接成爲作品的內容。不但如此，柴霍夫的許多戲劇，塗抹着濃厚的絕望的色彩，對於未來的較好的生活的希望，只不過是豫感或飄在空中的遙遠的音響，而在這作品中，對於沒落的過去的哀惜，對於頹敗下去的貴族階級的同情，成爲一種溫柔的悲憫浸潤於全篇，同時青春有力的健全的新生活的到來，也很近很清晰地可以聽到，明朗的喜歡和期待之念，代替沒有出路的憂愁與倦怠，成爲正確的動機。柴霍夫把無爲無力缺乏生活能力的安得烈芙娜夫人和她的哥哥葛耶夫，作爲由許多理想，詩意和熱情所養育的貴族文化的最後反映而描寫出來，以衷心的憐憫和愛憐與之訣別，又把在善良

意味中的農民俄羅斯的代表者伐里亞也當作失了存在意義的人，送上飄泊之路，將洛帕與作下一時代的代表者，使他成爲櫻桃園的新主人。柴霍夫不將這農奴出身的資本主義的事業家，當作薩爾蒂柯夫式的貪婪剝削者的典型，雖然好像要在這種新興階級中努力找出肯定的人物，但總之表現這不過是過渡時代的產物，在社會形態的歷史發展上，一個必然的階段。而柴霍夫的希望和信仰，是寄托於新世代——大學生特洛菲莫夫與女兒安孀身上。在作品的登場人物中，他們雖比較的血肉薄弱，不脫空洞的理想家和空想家的典型，但作者一定相信這些青年空想家的熱情，不久會造出一個偉大的機運，成爲一新生活的動力。

總之，抓住舊生活的悲哀的落日之餘輝與新時代微熹的曙光的交錯，美麗地型化了它的詩意和內在意義，在這兒就有着櫻桃園的動人的地方和價值。

米川正夫



· 譯 信 芳 ·

刊叢劇名國俄

	(書 名)	(原 著 者)
1	公子哥兒	方魏金
2	智慧的悲哀	格里波葉多夫
3	欽差大臣	果戈里
4	鄉居一月	屠格涅夫
5	大雷雨	奧斯托洛夫斯基
6	苦命	辟瑟孟斯基
7	少校夫人	斯華金斯基
8	黑暗之勢力	託爾斯泰
9	下層	高爾基
10	櫻桃園	柴霍夫
11	大學教授	安得烈夫
12	新婚交響曲	卡泰耶夫

· 行 發 局 書 界 世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廿日

版權所有 翻印不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俄國名劇 櫻桃園

實價國幣二百五十元

外加運費

著	柴	霍	夫
譯	芳	信	
發	陸	高	誼
行	世	界	書
所	界	書	局

97

2, 905

(3)

2017/11

(3)

